

# 交 易 所 周 刊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廿四日 第一卷第九十四期 郵政特准掛號

## 美國在華經濟勢力的演進

穆藕初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華勢力，飛躍突進，列強在華均勢的局面，因之破壞。然而英美也不肯罷休的，因此所謂國際對華投資與日本「開發華北」的呼聲，甚囂塵上。美國所以堅持不放棄白銀政策，便是企圖使中國成爲金元的附庸，英國力誘中國加入英鎊集團，日本則高唱中日提携，三國勾心鬪角，其結果如何，不僅影響整個世界經濟，而且中國的存亡亦將由此決定，這是負有復興中國的民族的國民，所不容忽視的。

英國與我國發生關係，遠在二百年之前，鴉片戰爭的結果，締結南京條約，五口通商，割讓香港，從此英國的勢力日益伸張，中國整個的經濟命脈，幾全握在英人之手，在歐戰前，英國在華的經濟力與政治力的強大，都是其他列強所望塵莫及。然而戰後美國與日本的勃興，正是說明國際資本主義，已經踏進更新的階段。列強在中國的勢力，因此亦不得不發生變化，換句話說，戰後英國在華的優越地位，已爲美日取而均分了。我們看了英美日三國在華投資勢力的變化，爲明證。

### 英美日在華投資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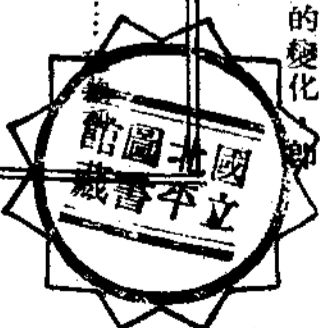
(一九一四年爲一〇〇)

英國	一九〇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三一年
美國	四二·八	一〇〇	一九五·八
日本	四〇·〇	一〇〇	三九九·〇
日本	〇·五	一〇〇	五一七·七

依據上表，英國在華的投資，絕對的仍然保持增高的趨勢，相對的則落後了。此項絕對與相對間的矛盾，不僅是投資一項，幾乎是英國在華勢力一般的傾向。長此以往，英國的勢力，將有爲其他列強尤其是爲日本所代替的危險。這是英帝國所認爲最大隱憂的，因此，英國對華的外交政策，始終以維持現狀爲唯一手段，英國資本主義發展最早，經濟勢力遠及各方能維持現狀，就是眼見的勝利。

### 羅斯來華特輯

- 美國在華經濟勢力的演進
- 羅斯來華之意義
- 羅斯在日與日本態度
- 李滋羅斯至日之謎
- 李滋羅斯來華與中英經濟關係之前途
- 李滋羅斯來華之國際意義
- 對華經濟勢力的再建
- 與論一斑
- 羅斯爵士來華
- 英日關係之分析
- 羅斯抵日之後
- 英國經濟使
- 李滋羅斯
- 歐戰投資與中國
- 李滋羅斯
- 近來華之意義及吾人應有之認識
- 李滋羅斯
- 英日關係的調整
- 李滋羅斯
- 羅斯在日
- 李滋羅斯
- 李滋羅斯在日本
- 李滋羅斯
- 歡迎李滋羅斯爲進一言
- 李滋羅斯



然而「維持現狀」，這是後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贊同的，日本的獨佔於是便與英國發生衝突。英國一方面因為資本主義的危機益迫，另一方面又因歐洲多事，自信不能用強硬手段，在這個衝突中得到勝利，故極力採取「妥協」的方法，以期達保持現狀的目的。此次羅斯來華，就是負着此項使命的。

據說羅斯此次來華，主要的目的，企圖與日本會談關於中國的經濟問題，進而解決世界市場的分配。雖然羅斯屢言「此行除了調查中國經濟，別無其他任務」，但在「國防對華共同借款」與「四國舉行經濟會議」的提案為日本所拒絕，開發「華北」的呼聲，又甚囂塵上的今日，羅斯正式代表英政府前來遠東，其任務之重大，決不止「調查而已」的。

九月十日羅斯在東京會見廣田時，謂「對華問題，非有日本援助不可，本人到華實地調查後，當再與日本政府作充分的聯絡……」，這樣看來，羅斯此行，目的為了與日本會談中國的經濟問題，非常明顯。

羅斯現已在我國朝野熱烈表示歡迎中抵滬了！我覺得羅斯此行與中國前途有莫大的關係，特將英國在將經濟勢力的演進，略述如次，以供國人的參考。

英國在華經濟勢力的發展，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自十九世紀開始至一九〇〇年；第二期有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第三期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三〇年。

中國的對外貿易，在東印度公司時代，幾全由英人經營，當時在中國的英人，約占全部在華外人之半數，外國洋行，英人的居四分之三，一八一八年——一八三三年間，駛來廣東的外船，懸着英國旗的，大約在一半以上。五口通商與香港割讓之後，英國的勢力，更大強加。據海關統計，直到一八八〇年止，英人在華仍占外人總數二分之一。二十世紀開始，英國的勢力，始漸衰落。即就在上海的英人與外人總數的比率而言，亦逐見減少，一八六五年在滬英人

為在滬外人全體百分之六十，一九〇〇年減為百分之四十。至於中國的貿易，在一八七〇年左右，由倫敦，香港，印度的輸入約占總輸入百分之九十，輸出約占百分之七十。一八七三年，中國航業公司（英國資本）成立，一八八一年英商安南航業公司又利用怡和洋行（創辦於一八一一年）的汽船，開始中國重要的航路，從此中國的內河與海洋的交通，都握在英人手中。

匯豐銀行成立於一八六六年，一八九八年該銀行又與怡和洋行合創專以經營中國的鐵道及產業的中英公司，中國的金融，鐵路，產業等亦即為英人所支配。

換一句話說，在一九〇〇年以前，中國經濟的命脈，說是完全為英國所獨占，亦非過言。

經濟勢力的伸張，必然的要涉及政治的領域，這是列強與殖民地的自然關係，政府在十九世紀末葉，開始向英人借債，由是前清政治便不得不受其牽制。

英國第一期對華投資，可分為兩部分，第一為事業投資；第二次政治借款。

英國第一次正式借款與中國的，即是一八九四年匯豐銀行的一千零九十萬兩（此款至一九〇一年年底止母利共為六百五十四萬美金），第二次借款，亦由匯豐銀行經手，數目為三百萬鎊（此款至一九〇一年年底，母利共為千二百六十五萬二千九百美金）；第三次借款為一八九五年麥加利銀行之一百萬鎊（此款至一九〇二年年底母利共為四百五十二萬四千三百九十一美金）。這三筆借款，都為甲午對日作的費用，而以海關收入作抵的。

一八九六年與一八九八年前清政府又向英法兩國借款償還日本賠款。兩筆借款各為一千六百萬鎊，前者（至一九〇一年年底母利共為七千三百三十七萬四千六百五十四美金）英國居其三分之一，即三千六百六十八萬七千三百二十七美金。後者（至一九〇一年年底母利共為七千六百一十萬四千八百八十二美金）英國占三千八百

零五萬二千四百四十一美金。

發展交通事業，乃資本主義國家，開拓殖民地富源的主要手段，因此英國對華的投資，亦以建築鐵道為開始。上海吳淞間的鐵路，就是由怡和洋行直接投資的。其後又向英國借資二百三十萬鎊，用以敷設開平煤鐵的鐵路，（此款至一九〇一年年底母利共為一千一百一十九萬二千九百五十美金）。

鐵路借款之外，又有關於電信（上海，芝罘，大沽的海底電線）的借款，這是一九〇〇年八月與十二月兩次向大北電報公司與大東電報公司借貸的一百二十四萬零三百三十九美金（英國與丹麥各居其半）。

根據上述諸項，一九〇一年年底向英國借款，約如下表：（以美金為標準）

政治借款	九八、四七五、〇五九美金
鐵路借款	一一、一九二、九五〇美金
交通機關借款	六二〇、一六九美金
合計	一一〇、二八八、一七八美金

英國對政府借款，已如上述。但英國在事業方面的投資，在一九〇一年時計有：

- 運輸業方面約一千萬美金
- 電話電車等約二百萬美金
- 製造業等約二千萬美金
- 銀行業約一千萬美金
- 輸出入業約四千萬美金

加上不動產等，可知英國的事業投資，最少在一億五千萬美金以上。

因此在一九〇一年年底，英國對華的投資，約在二億六千萬美金之譜。

事業投資	一五〇、〇百萬美金
政府借款	一一〇、〇百萬美金
合計	二六〇、〇百萬美金

英國在華經濟勢力的第二期，即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絕對地增加了，但相對地減少甚多。據海關統計：一九一三年在華英人共為八千九百六十六人（香港在外），較之一八九九年之五千五百六十二，約增加三分之一，即就上海一處而論，英國人口亦由一九〇〇年之二千六百九十一人，至一九一三年增至四千八百二十二人。

在華英人的數目如此增加，但對外人總數的比率，則大為減少，一八九九年英人占在華外人總數百分之三二·四，一九一三年減為百分之五·四，英人的比率，這樣減少，乃日俄兩國僑民驟然增加的結果。英國的洋行佔外國洋行的比率，亦由一八九九年百分之四三，減為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一五。貿易亦有同樣的傾向，一八九九年英國對華貿易占中國外國貿易全體百分之一一·八（五千四百萬海關兩），一九一三年亦占百分之一一·六（一億一千三百萬海關兩）較之七十年前，占百分之八十，一九〇一年以前的百分之六十的比率，其減退的數字，足以驚人的。

船舶的數字，在比率上亦大為減少，一八九九年以前，英國船舶占全體船舶的噸數，為百分之六·一八九九年後減為百分之九五，一九一三年又減為百分之四〇·八，

英國第二期對華的債務關係，有如下表：

一般政治借款	一二三、五八七、四〇七
鐵路借款	八二、三三九、九九二
交通機關借款	一、六二五、〇四四
合計	二〇七、五五二、四四三

至於事業方面的投資，據可靠方面的統計，約如次表：

建築鐵路(廣九路)約	六百七十萬美金
造船廠	約 四千萬美金
公用事業(電話煤氣電車等)約	二千萬美金
礦業(開採礦務局禮福公司，通興公司等)約	一千五百萬美金
製造業(紡織，香烟等)約	一億美金
輸出入業約	一億美金
不動產約	八千七百萬美金
合金計約	四億美金左右。

因此一九一四年英國在華投資。全部約六億零七百五十萬美金。

金：

事業投資	四〇〇・〇百萬美金
政府借款	二〇七・五百萬美金
合計	六〇七・五百萬美金

一九一四年英國在華投資，較一九〇一年的增加了四億美金，但相對的比率，還是減少的，即就債務而論，一九一四年即減至百分之三七・七。

這就是第三期的英國經濟勢力的消長。

第三期的英國在華經濟勢力的發展，仍與第二期相彷彿。

僑民雖然增加了百分之四五，但占在華外人的總數，却減至百分之三・六，即就上海一處而論，一九一九年，英人占全體外人百分之二六，一九三〇年減為百分之一七。

英國對華貿易的指數，亦日漸衰落，據海關報告，一九一三年英國對華貿易(香港除外)占中國對外貿易金額的百分之一一・四，一九三〇年減為七・八，貿易額一九一三年為一億一千三百萬海關兩，一九三〇年為一億七千萬兩，一九一八年因戰後，突減為七千五百萬兩，可見英國貿易的重要性，已經減少多了。至於香港與中國貿易關係的數字，減退尤巨，一九〇〇年為百分之四十，一九

一三年為百分之三十，一九二六年因排英運動，香港對中國貿易所占的數字，不過百分之一一而已，英與七十年前比較，真不啻天淵之別。

中英的貿易關係，中英兩國有統計，這兩個統計的內容，雖有多少差異，但足以說明兩國貿易變化之一斑，節錄於此。

英國在中國對外貿易所占的重要性(中國方面的統計，單位百萬海關兩。)

年	對中國總輸入的比率	對中國總輸出的比率	英國對華貿易總額的比率
一九〇〇	四〇・二	一三・九	一一・八
一九〇三	九・五	一七・〇	一一・六
一九〇九	一一・二	九・四	八・五
一九一〇	一一・三	八・三	七・五

中國在英國對外貿易所占的重要(英國方面的統計單位百萬鎊)

年	對英國總輸入的比率	對英國總輸出的比率	中國對英國貿易總額的比率
一九〇〇	一四・八	二・八	一・三
一九〇三	一四・〇	一・九	一・九
一九〇九	八・六	一・五	一・一

據以上兩表，可知英國貿易在華的重要性，已經逐漸減退，至於其減退之原因雖多，但主要的是為了棉織品輸入的減少，亦就是日本競爭的緣故。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三年，英國棉織品輸出，占世界總輸出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日本僅占百分之三，一九二九年英國減為百分之四五，日本則增至百分之一七。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三年間英國平均每年輸出中國的棉布約五億八千七百萬碼，一九二九年減為二億一千萬碼，一九三〇年又減為六千八百萬碼。一九二九年列強對華輸出，英國較日本多四倍，一九三〇年祇有日本的六分之一，所以英國的在華市場，已被日本所奪取，毫無疑意。日本在華紡織業的發達，乃英國對華棉織物貿易減少的重要原因。

茲將日本在華紡織業發達情形列表如次：

日本在華紗廠的總錠數 日本錠數占中國總錠數的比率

一九〇九	九八、九二八	一三·七
一九一二	九五、八七二	一一·五
一九一四	一〇五、九五二	一一·二
一九一九	三三三、〇一二	二二·〇
一九二七	一、三五一、七〇四	三七·四
一九二八	一、五一四、八一六	三九·三
一九三〇	一、六七三、四三六	三九·六
一九三一	一、八二一、二八〇	四〇·五

依據上表，可知日本在華紡織業如何發展之一斑了。

關於航業，英國船舶，一九一三年占中國全體船舶總噸數百分之四一，一九三〇年減為百分之三七。

英國對華投資，極為複雜，而且具有長久的歷史，所以迄今還沒有確實的統計，但據各項統計，一九三一年以前，英國對華政治借款，以及其他借款，約有一億八千三百八十一萬四千美金。

一般政治借款	七九、五七五、〇〇〇
鐵路借款	六七、九四九、〇〇〇
鐵路以外的交通借款	一、九六一、〇〇〇
無担保借款	二〇、〇九四、〇〇〇
共	一六九、五七九、〇〇〇
英國在華租界的資產	一四、二三五、〇〇〇
共計	一八三、八一四、〇〇〇

中國在外國發行的公債，而為英國所有的，則有下列各項：

一九〇九年 德國發行的	一六五、〇〇〇鎊	八三、九七三美金
一九〇八年 德國發行的	一五〇、〇〇〇鎊	七六、三三五美金
一九〇六年 法國發行的	五〇〇、〇〇〇鎊	二四三、二五美金
一九三三年 德國發行者	八七〇、〇〇〇鎊	五三三、八五美金

合計

俄國發行的 六〇、〇〇〇鎊 = 三〇、三三三美金  
法國發行的 三〇〇、〇〇〇鎊 = 一五〇、〇〇〇美金

此外還有一部沒有算入，至少在一千一百萬美金左右，故英國所有中國在外國發行的公債，約有四千三百萬美金；所以英國執有中國的債權，約計二億二千五百八十一萬四千美金。

英國在事業界投資的統計，亦沒有確實的數字，茲綜合各種統計，據其較正確的，大概如次：

英國在華事業界的投資

投資額(以百萬鎊為單位)	換為美金(單位百萬美金)	對全體比率
1, 運輸業	二七·七	一三四·九
2, 公益事業	九·九	四八·二
3, 鑛業	四·〇	一九·三
4, 製造業	三五·六	一七三·四
5, 銀行及金融業	二三·七	一一五·六
6, 不動產	四一·六	二〇二·三
7, 輸出入及一般商業	四九·五	二四〇·八
8, 其他	五·九	二八·九
合計	一九七·九	九六三·四

以上投資的分配地區分布如下：

英鎊	美元	百分比
上海 一五、五七、〇〇〇	七、七、四八、〇〇〇	七六·六
香港 一八、四、〇〇〇	八、九、八三、〇〇〇	九·三
其他 二七、九七、〇〇〇	一三、六、一〇、〇〇〇	一四·一
合計 一九七、九、八〇〇	九六三、三、〇〇〇	一〇〇

綜合上列各種統計，截至一九三一年止，英國在華投資的數字，約如次表：

一九三一年以前英國在華投資數

事業投資 一九三一年前 九三、八〇〇、〇〇〇 美金  
 政治債款 四、四〇〇、〇〇〇 鎊 三、八一五、〇〇〇 美金  
 合計 二、四三六、八〇〇 鎊 二、二九一、九四四、〇〇〇 美金

這就是第三期英國在華投資的情形，其演進的程序，大概如下：

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三一年英國在華投資的變化

年份	事業投資	政治債款	合計(單位百萬美金)
一九〇二年	一五〇.〇	一一〇.三	二六〇.三
一九一四年	四〇〇.〇	二〇七.五	六〇七.五
一九三一年	九六三.〇	二二五.八	一一八八.八

英國在華的投資，可說是與時俱進，第二期較第一期增一倍。第三期較第二期亦增一倍，這就是絕對增加的數字，但自一九〇〇年以後，尤其是歐洲大戰之後，美日兩國相繼勃興，於是便成爲與英國爭奪中國市場的勁敵，英國的經營勢力雖有增無已，但不若美日增加之速，此種傾向，本年以來，更爲顯明，就香港對日英的貿易而論，日本較英國反占着重要的地位：

香港對日英的貿易(單位港幣)

輸入	一九三五年一月至三月	一九三四年一月至三月
日本	一〇、〇四四、七六五元	七、七五四、七九七元
英國	七、二四七、四八八	八、四二四、〇七〇
輸出		
日本	三、〇八五、五二六	二、五一七、一五五
英國	二、〇八七、二〇六	一、七六九、五六四

(一九三五年一月至三月，港幣每百元合日金一二五七、二〇八)

一九三四年一月至三月 合 一二四、六二五

(日外部海外經濟情報第十三號)

香港爲英殖民地，尙且如此，中國其他各地，英國所受日本的排擠，日本如何取英國優越的地位而代之，更可想而周知了。

茲將英國在華的經濟地位，變遷情形，用表臚列如次：

貿易(直接貿易)(海關兩)	一九三一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一一年	一九〇一年
一九三一年	五三三.九	一一三.三	一七〇.九	八、九六六
一九二一年	一一三.三	一七〇.九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一九一一年	一七〇.九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一九〇一年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比較指數	四〇七.六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對中國貿易全體比率	一一.七	一一.四	一一.四	一一.四

人口(單位一人)	一九三一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一一年	一九〇一年
一九三一年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一九二一年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一九一一年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一九〇一年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比較指數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與在華外人總數比率	三二.四	三二.四	三二.四	三二.四

船隻(單位百萬噸)	一九三一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一一年	一九〇一年
一九三一年	一、〇二七	一、〇二七	一、〇二七	一、〇二七
一九二一年	一、〇二七	一、〇二七	一、〇二七	一、〇二七
一九一一年	一、〇二七	一、〇二七	一、〇二七	一、〇二七
一九〇一年	一、〇二七	一、〇二七	一、〇二七	一、〇二七
比較指數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對在華外國公司總數的比率	四三.〇	四三.〇	四三.〇	四三.〇

投資(單位百萬美元)	一九三一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一一年	一九〇一年
一九三一年	五三三.九	一一三.三	一七〇.九	八、九六六
一九二一年	一一三.三	一七〇.九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一九一一年	一七〇.九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一九〇一年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八、九六六
比較指數	四〇七.六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對華外資全體的比率	三六.八	三六.八	三六.八	三六.八

地位，如難然相對的減少，但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三、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四、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五、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六、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七、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八、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九、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十、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十一、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十二、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十三、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十四、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十五、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十六、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十七、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十八、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十九、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二十、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二十一、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二十二、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二十三、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二十四、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二十五、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二十六、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二十七、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二十八、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二十九、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三十、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三十一、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三十二、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三十三、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三十四、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三十五、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三十六、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三十七、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三十八、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三十九、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四十、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四十一、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四十二、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四十三、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四十四、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四十五、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四十六、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四十七、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四十八、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四十九、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五十、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五十一、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五十二、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五十三、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五十四、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五十五、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五十六、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五十七、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五十八、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五十九、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六十、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六十一、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六十二、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六十三、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六十四、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六十五、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六十六、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六十七、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六十八、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六十九、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七十、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七十一、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七十二、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七十三、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七十四、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七十五、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七十六、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七十七、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七十八、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七十九、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八十、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八十一、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八十二、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八十三、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八十四、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八十五、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八十六、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八十七、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八十八、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八十九、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九十、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九十一、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九十二、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九十三、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九十四、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九十五、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九十六、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九十七、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九十八、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九十九、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第一百、英國在華的勢力，仍不失其優越的地位。

羅斯來華之意義

◆英國對日對華政策之大轉向◆

此次英國政府首席經濟顧問羅斯之奉派來華，使遠東局勢受到一新的刺戟。

據羅斯出發前在無線電裏答覆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的詢問，稱此次來華之基本使命，乃一種「友誼」與「協力」，即以互助態度，共謀中，英，日三國各種關係之調整與改善。爲圖決定如何援助中國，故有來華必要；又爲希望日本取同樣步調，故須繞道日本與當道交換意見。

英國官場於八月九日所公表之意旨，較爲具體：

一、羅斯之使命，僅在調查並研究中國經濟情形及英國在華投資情形。

二、中國以英國借款而造成之鐵道，如北甯、粵漢等爲數不少，此等鐵道中不無滯付借款之本利者，茲由專使對此等鐵道現狀加以調查，並作適宜之處理；

三、由專使與中國政府及各國代表共同

研究中國之財政——尤其是通貨問題，以圖確立幣制基礎。

以上二項情報內容，殊嫌浮泛。據我個人觀察，此次羅斯來華，實爲英國對華對日政策一大轉向之關鍵。

蓋英國自一九二九年五月麥唐納組織二次工黨內閣以來，英政府之外交政策，以維護國際聯盟爲主體，對美政府力謀親善關係之增強，對中國及遠東則採取放任政策。然此次保守黨魁包爾溫組閣後，嫌過去此種政策過於退縮，洞察國際現實局勢之結果，竟確認日本具有安定遠東之特殊實力，決定與日本政府攜手，積極改善中國現狀。同時，又因：

(一)英國對於軍縮問題，抱有與德、法、意分別會商及訂立協定之企圖，然在目前此項企圖既無實現之望；假如軍縮會議終告流產，英日在東亞經濟競爭必日趨激化，

對於英國殊屬不利；

(二)昨年一月在倫敦所開之英日民間會商，日本對於調整第三國市場英日貿易競爭之建議，堅決反對，嗣以中國及東亞市場上英日貿易分配未能成立協定，愈致英國陷於窘境。

因上二種情勢，故英國不得不公開承認日本在東亞之特殊勢力，由此立足點出發，與日本進行東亞尤其是中國經濟分野之檢討，以謀圓滿解決；如早既可促進英國經濟自身之發展，又大有助於軍縮問題之展開。

再觀日本對於羅斯此行之態度：溯日本自廣田外長於本年開始提唱中日提攜以來，英國政府初抱嫉妬態度，一面命駐華大使賈德幹赴南京作種種斡旋，一面派遣鐵道專家哈門來華對鐵道利權有所策謀；所有種種工作，均與日本以甚惡劣的印象，日本外務部因此對英國一切對華舉動均不斷加以警戒。對於羅斯此行，自亦不能例外。舉國朝野興奮異常。一若羅斯來華，即係英國威脅並障

中日提攜工作之先聲，外務當局對之加以正面的注視。

迨先羅斯就程歸國之日，松平駐英大使對外務當局關於英國新政策之具體報告後，空氣始見一變；對於羅斯此行之意義作零一種詮釋。即據松平報告：

英國業已理解過去英日在華對立形態。若長此墨守不變，實不足以適應東亞之新形勢，故最近願抱一種退讓態度：一、對於日本之對華經濟伸展，祇求其不損傷英國既得權益，決不加以積極的阻礙；二、英國資本所經營之各種事業，亦希望日本合作，以便確實保持其權益；三、對於日本在隣接偽組織之「華北」地方各種企望與舉措，表示諒解與容忍；四、對於偽組織事實上之現狀亦表示默認。

日本外務當局聽取以上之報告後，一面電召駐英松山商務參事官蒞程歸國，以期對此種新形勢作進一步之討議與準備，一面由全國輿論界對羅斯此行表示相當之好意。一

時英日合作空氣布滿三島，乃至謂英日雙方已準備於九月下旬或十月間在東京重開英日會商，駐日英大使克萊夫及駐華英大使賈德幹亦已允諾於必要時出席；並謂假如此次會商對於英日、日印兩會商所未解決之懸案、渥太華協定所與日本貿易之厄難，以及英日在華根本方針等一切經濟問題能獲得圓滿之解決，則更進而對兩國軍縮問題加以適當折衝，以爲來年軍縮會議之張本云云……

然此等消息甫見於報端，日本外務省竟又發出如下否認的談片：

「關於英政府對松平大使提出通商、中國、軍縮等問題之方案，及今秋重開日英會商等說，爲全無根據之語。松平大使並未接到英國政府任何提案，兩國政府亦無重開會議之接洽。羅斯之派赴中國調查財政狀況，確有所知，然途次蒞日交換意見之說，毫無所聞。我方雖無對中國派遣此種調查委員之意向，然對英國調查員自不吝好意的援助。」

同時羅斯與大阪每日新聞社之無線電談話中，亦否認英國正式提議於今秋重開英日會商，不過日本若有此項意向，英國不勝表示歡迎耳。

由上觀之，我人不問羅斯此來有無秘密使命，若謂羅斯之來，即係英日對華合作之開端，似又未免太早。

蓋日本心目中之中國，乃一所謂大亞洲主義下之中國，本無庸白色人種過問，今有人言合作，自當先取得主的地位，表示三分冷淡，或至少先有所威脅。

日本對英有提出可能之前提條件，至少有二：第一爲承認偽組織；第二爲英國經濟勢力圈之開放。

此等前提條件，現羅斯尚未抵日，英國將作如何表示，無從懸測。我人姑拭目以觀其後爾。



## 羅斯在日與日本態度

李滋羅斯爵士此次奉英政府之令，調查中國各種經濟狀況，道經日本，又與日本當局交換意見，以羅斯身居英國政府主席財政顧問的地位，在這個世界市場爭奪戰最激烈的時期中，輕身遠行，其使命如何重大，自可想見。

關於羅斯此行真正的使命何在，人言人殊，據日本駐英商務參事松山說，羅斯的使命有二：一研究中國財政之改革，視察英國對華投資之現狀與將來之情形；一研究如何能與日本提攜。有人則以為羅斯此行，主要與日本作具體的談判中國問題與世界市場的自由，則英國自願將遠東的殖民地，對日本門戶開放等等。畢竟如何？實難逆料。不過，以我們的觀察，英國對中國經濟情形，已甚熟悉，且英國在華官憲甚多，調查之事，自無須勞動羅斯，而羅斯此行，又變遷其先赴美的計劃，意圖得到日本諒解，自極明顯，因此我們聽說羅斯的任務不僅在調查，原因就在這裏。

自從「九一八」後，日本在華的經濟勢力，雄飛邁進，河北問題「圓滿」解決後，更證明日本有獨占中國市場的趨勢。英國侵略中國早在二百年之前，雖近數年來勢力日

趨衰落，但英國的經濟力與政治力，仍在中國占着優越的地位，此項優越的地位，從此將為日本起而代之，這不論在任何方面看來，都是英國所難隱忍的，要是國際的關係，沒有這樣複雜，容許英國專門對付遠東問題時，也許英日早為中國問題而決裂了。但是事不湊巧，客觀的環境，不容英國不對日本讓步，又因日本在遠東地理上的關係既已橫行無忌。這就迫使英國對中國問題，對日本不能不採取「妥協」的態度。因此英國主張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有解決中國問題的中心。但是此項沒有實力做後盾的要求，必然要受日本的反對，日本明知英國無力對付其獨占中國的計劃，利用自己優越的地位，不僅拒絕英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要求，適用於中國，反而提議適用於英國的殖民地，日本商品的進出，受英國殖民地封閉政策的打擊，已經和英國成爲勢不兩立了，這就是近年來英日經濟上的矛盾。

然而戰爭的殘酷，誰都駭怕的，英日雖然有這樣的對立與矛盾，要是可能，自然彼此還是不願意戰爭，且國際關係複雜如此，英日問題，尤非兩國單獨的問題，這就是羅斯此行的動機，雖然能否解決兩國間的矛盾

還是大大的疑問。

英日會商之說，早已甚囂塵上，英國最近因意阿空氣非常緊張，日本則因與美，蘇等國的矛盾，也如海軍會議，經濟會議等的破裂，均足以促進英日暫時妥協。總之我們所要認識的，就是不管英日的妥協能否成功，中國依然是站在被犧牲的地位，所以我們對羅斯此次的行動，最值得十分注意的。

茲將羅斯在日的行動及日本向態度，略爲報告如次，以資關心中英日問題的參考。

羅斯於八月十日由倫敦出發，九月六日抵東京。在未出發前一天，日本大每記者特與羅斯作長途電話的交談，其內容如下：

記者問：足下途經日本，擬與東京當局討論何等問題？

羅答：……中心是擬與日本會談如何援助中國的問題……。

記者問：海軍問題談及否？

羅答：電話上恕不能細答。

記者問：據說英政府極贊成於本年秋季間，舉行英日會談，藉以解決英日在全世界，尤其是遠東的各種問題……英國政府對英日會談，已決定具體方針否？

羅答：英國歡迎提議舉行英日會談的意見，但此項意見，尙未正式提出，故具體方針仍未決定。

記者問：足下的使命何在？

羅答：只有「友誼和協力！」希望以互助的

精神來調整和改善各種關係。

九月六日羅斯抵橫濱，特向歡迎的新聞記者，作如次的談話：「我來日本，此回爲第一次，希望能得到寶貴的經驗，我明日即往日光中禪寺而會英國駐日大使，至於我在日的行動日程，駐日大使，想早已爲我決定了，但廣田外相我是非與他見面不可的。我此行的使命，專爲調查中國的經濟財政狀況，利用途次的方便，訪問日本當局，日本對中國有莫大的利害關係，與英國的利害關係尤多，故願與日本朝野交換關於此等意見，廣田外相如有什麼提案與質問，我均不能具體答覆，但我願意不忌憚的與其交換意見，尤其是關於政治問題，至於英日通商關係的調整問題，也許要談及。我赴中國調查的中心，是財政問題，尤其是通貨問題，擬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九月六日午後羅斯抵東京時，又對新聞記者談話如次：

「我擬滯留日本約兩星期，專心研

究各種問題，滯留時期，擬與舊友津島

財次及其他日本當局作種種懇談。我的使命，在於調查中國的財政經濟狀況，

報告於政府，英國政府關於中國財政經濟發展的問題，願與日本協商，故我在東京的談話，亦將以此爲中心，爲着復興中國的經濟，應當怎樣和日本提攜，與如何得日本的援助等問題，願與東京當局交換意見……」

羅斯在日歷訪廣田，高橋以及其他外交，財政各界要人，談話的內容，公開發展的，除了一些寒暄客套外，別無其他，從公開發表的內容，羅斯有決定來華後，再返日與日本當局協商之表示，由是更可知羅斯此行，中心在於談判中國問題了。現在我們來談一談日本對羅斯遠來的態度罷！

日本認爲羅斯此行有極重大的意義：

第一：英日會談的時機，已告成熟。

第二：英國已明白解決中國問題，非得

日本諒解和援助不可。

第三：因東亞新形勢的出現，英國願得

日本的協力。

第四：羅斯此行係爲鞏固和保持英國過去在華的地位。

這是日方對羅斯來華一般的估計，至於羅斯來華的使命，日本尤有這樣的意見：「英國企圖在中國實現建設政策（鐵路爲一投資計劃），這個問題，過去經由中國鐵路顧問哈孟特詳細調查，羅斯此行，即研究如何對鐵路投資的使命，此外尚有對鑛山投資一千萬元，對華借款，希望中國加入金鎊集團等企圖。但英國的計劃，不論怎樣，若非日本同意，殊難成功，現在英國已經明白日本在東亞的特殊地位，故英國不惜派遣大員與日本接洽，說不定會與日本訂立一種政治協定！」

日本當局應付羅斯與對英政策，據說早已有一致的意見了，日本外交部又乘羅斯來日的機會，向其提出如次的意見，冀其轉達英政府加以考慮：

日本外部的意見

1. 日本以爲要使英日兩國關係調整，不

僅只限於中國的財政經濟問題，最緊要的，須要英國有正當認識日本，中國，暹羅等東亞國家民族的關係。

2. 日本是擁有九千萬人口的民族，向海外發展爲其自然的運命，因此日本的人口與商品，向英領土人口稀薄的地方，如自治領土，殖民地等處進出，又係必然的結果，然而日本的人口與商品，向土地廣大，而人口稀薄的土地，如澳洲、新西蘭、加拿大等處進出時，均遭門戶閉鎖的打擊，廉價而又適合於購買力低微的土人之用的日貨，在英帝

國自治領土或殖民地境內，不是受廢棄通商條約，便是受比率制等阻止其輸入。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的人口與商品不得已便移入「滿洲」與中國，但英國却來主張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或以對華共同援助，或以英日協定的名目，企圖劃定中國市場，進而牽制日本在中國的自由行動。要是英國繼續此項態度，確與日本的發展，絕不相容。日本相信如不使東亞各民族團結一致，維持世界和平，與增進世界親善，是絕對不可能的。

根據以上見解，故日本要求英國，在其全領域內撤退各種對日人與日貨進出的限制和壓迫。同時又不能不要求英國考慮到公平分配原料，取消領土分布不以人口資源爲比例的不自自然現象等問題。至於委任統治地域，尤應適應受任國的人口及自然發展的情勢，而考慮到再分配的問題。

4. 日本以爲英國對於上述根本的見解如沒有正確的認識，希望實現英日協定來解決中國的財政經濟問題，簡直是絕對不可能的。

廣田外相對羅斯的態度：· 又有如下表

示：

對華援助根本方針：日本以爲促進中國國民全體的自覺，和自力更生爲第一義。

因此最重要的是希望中國政治能得安定，所以以借款投資爲對華援助的方針，也許能夠暫時得到鎮靜，但却有阻止政治的經濟的安定的危險，故日本不得不反對。

共同調查：日本關於中國的調查，已有充分的材料，故認爲沒有共同調查之必要。

貿易：據中國海關貿易統計，中國連年的入超有五億元之至八億元之多，若以中國實情及通貨流出的狀況而言，似不至有此巨額，假如中國停止其不自自然的排日，進而圖謀農產物的自供自給，則恢復必不遠。

財政金融：中國財政的困難，因爲支出的一半爲軍費所占，公債達十二億元的巨額，亦爲經濟界的重壓，此種狀態，尤須改良，故日本擬派經濟顧問赴華。統一幣制，亦爲經濟界安定的條件，漸次收回外國銀行在華發票權亦爲必要，至於要使中國與金鎊等金本位貨發生關係，最少須有二十億的巨資，在目前的形勢看來日本認爲絕對不可能！

這就是日本當局對羅斯來華的一般態度，我們從日本當局表示態度看來，不僅可以看着羅斯在東京與日當局談話內容之一斑，同時更明白日本對英國態度，頗爲強硬。在目前意阿紛爭，有變成英意戰鬪之勢，英國對日態度，過去已不敢有強硬的表示，此時自然更要保持其「妥協」的方針，日本更當強硬！不知爲人宰割的中國人，看着英日爭奪中國市場的緊張，作何感想！

## 李滋羅斯至日之謎

世界經濟恐慌的深入，引起了各國的貨幣戰爭，這一戰爭的形勢，在遠東市場上，更形明顯。

在中國因美國的白銀政策而造成的極度恐慌，這恐慌對於英國的遠東經濟發生了極大的影響，所以英國政府在兩月以前就決定派遣首席經濟顧問李滋羅斯爵士來華考察中國貨幣的情勢了。

羅斯爵士赴華所定之行程，據云為避免日本的誤會，由加拿大轉程來日，再從日本至華，其繞道日本的任務，據倫敦泰晤士報的經濟特刊說，財部顧問羅斯爵士赴華調查經濟狀況，道經日本時，將乘機和該國當局，開始舉行多次談話，商談有關英日兩國問題，而于海軍問題，尤所注重，也有說，羅斯所負的重大使命有兩點，一、是勸中國加入英鎊集團，二、在全世界確立日英的協力，這些推測雖尚未明究竟，然言之有因，也是不容抹殺的。

因為現今遠東形勢的轉移，要以英日的關係有否變化而定，英日關係究竟如何，當不能即下斷語，但是要說英日一定有妥協的可能，未免有忽視了他的內在矛盾了。

英國和日本的糾紛在幾月以前，像日加，日澳，日埃等衝突，英國本國關開夏的排

日運動，這些事件都使兩國的國交有日趨惡劣的可能，不過，英政府的內幕因為是重工業資本家所支持的，與日本的輕工業的衝突極少，加以保守黨是以反蘇反美為政策的基礎，他為了防止蘇美在遠東勢力的發展，必須取得日本的好感，因之所有的衝突，都因其對日妥協的要求而緩和了。

這一趨勢就在日駐英大使松平回國時，英國外長赫爾爵士在饒別宴席上所說：「英國人民深願英日兩國的諒解和合作，這種合作不僅是安定亞洲所必要，並且亦是謀世界繁榮所必要」的話中，可以推知其弦外之音，雖然英日同盟的形勢在現在尚未達到歐戰前的程度，但由松平的返日，羅斯爵士的赴日，不能不作為英日積極進行同盟的實證。

雖然羅斯東來以及松平回國與所謂英日會議的事為日英政府所否認，但他們却也沒有否認李滋羅斯所負的東來的任務，不過羅斯的此來，能否會得到日本的真實的歡迎也是問題，因英國為對華的企圖，似乎將目前日本獨占的路線變為分享路線，這一種分享的線路是否能因羅斯的游說而使日本允許呢？這在現在雖不能斷言，但從日本天羽聲明觀之，目今日本獨占的路線已定為國策，

恐不能因游說而更改吧？是羅斯必要道經日本，和日本外相廣田，次官重光，大藏省次官津島會談的原因。

但當羅斯啓程時，英國輿論界的揣測，大致認為英國對遠東政策將變為更與日本合作的可能，不過對於合作，大多數人都還帶着懷疑，因為大家都相信日本將要求英國在經濟方面大事讓步，而自己則不肯出相當代價，所以對於羅斯的游說的成果，大部份人還都頗懷疑。

日本輿論對於羅斯東來的意見，可舉日本文時事新報的社評為例，該報說，「如英國正式承認日本在東亞安穩的勢力，重行考慮英日間的事件，則自能成立滿意的解決，而能得良好影響及于兩國間的海軍談判。」又說，「英日會議的提出，很明顯是預防倫敦海軍會議的失望，英國因日本退出國聯後，已在全世界獲得迅速的經濟進步，殊為驚駭，深覺欲維持東亞的和平，不能漠視日本的合作，故英政府于松平大使由倫敦回國前，即將『英日抒誠討論商務事件及中日各問題的建議』轉達外相廣田，日本外相現在已擬予接受，日本希望駐日英國大使及英政府經濟顧問李滋羅斯爵士，能代表英國出席該會議，」最後說，「駐華英大使賈德翰爵士，對出席之申請已加允許，羅斯行程，實有堪注意之處。」

中國的貨幣改革問題，從白銀問題發生

之後，即各說紛紜，有的以爲利用這金賤銀貴的機會，改行金本位制，有的說，現在各國競爭積儲黃金，我國無從購買黃金以充本位的準備，若改行金匯本位尙有可能，欲改行金本位制在勢不能，甚至還有提倡停止銀本位，實行紙幣通貨膨脹之說，可是因爲我國政治經濟機構的不健全，所以都不能實行，若以此情形來考察羅斯此行所負的使命，謀穩定中國的貨幣，使南京政府獲得國防借款，由各外國政府予以担保，俾增強中國政府的地位，則其目的似在共同管理中國，而對於中國的貨幣底利益，實在無所裨益的，因爲欲中國放棄銀本位，則必加入英鎊集團或美金集團，以中國現勢來說，放棄銀本位而加入某一集團，則必定招誘各國進口貿易的活躍，中國歷年來所苦痛的事就是進口的激增，而今加入金集團更使外貨湧進，則經濟恐慌必益深入，人民的購買力將破壞無餘，而社會更將紊亂，況且，英國欲使中國加入英鎊集團，雖不致與日本衝突，而與美金集團亦將發生嚴重的交涉，據華盛頓的消息

，美政府的高級官員曾表示不能和李滋羅斯合作，而且認羅斯之行足紊亂美國購銀計劃，絃外之音，不難測知，然從我國而言早屬不利，而列強對華的角逐，亦將益增尖銳的程度，則對世界和平，也將發生嚴重問題。

有人問爲什麼英國這樣重視遠東的問題呢，其將爲政治的或經濟的呢，我們可以從英國的在華投資，貿易，海運，保險金等窺見之，一九三一年各國在華投資，英國爲一萬八千九百餘萬美金，占百分之三六，七，日本十一萬三千六百餘萬美金，占百分之三五，一，日本投資多在關外，英國投資多在關內；二，近三年來中外的貿易，進口項，美國第一，南洋羣島各國第二，英國第三，日本第四，而出口項，英國第一，日本第二，美國第三，若將南洋羣島的貿易分屬於英法各國，則英國的地位將更增高，三，海運噸數，據近三年海關報告，皆英船第一，其次日本，又次美國，四，外商保險業，在華有十一家公司，英商佔了九家，外國銀行亦是英國勢力最大，由此可見英國在華利

益的重大，而羅斯此來，當係欲研究英國在華的利益，欲設法對中國經濟有刺激興起的方法，不過他所攜帶的計劃能否實行，主要點還在日本能否諒解，則與經濟問題之外，又不得不牽入政治問題中了。

若單在貨幣方面說，日本可以因中國貨幣和英鎊率劃一而刺激日本對華的輸出，而或予以諒解，然而，在整個利益的分享上，恐不能予以認可；則羅斯此行最大的結果，或僅能整理鐵路借款，若祇能達此，則羅斯爵士的東來的成果，實在可說是失敗的。

羅斯現已到達日本，交談真相還沒知道，但從外務次官重光的談話，可知日本如站在下列立場點上，即中日兩國既有一「特殊關係」，且復互具死活的重要性，須請羅斯留意此點，以免予中日關係以妨害！至以後的如何，則尙須有待李滋羅斯在日談商之結果。

# 李滋羅斯來華與中英經濟關係之前途

陳振之

## 一 介紹李滋羅斯爵士

三個多月前，正當全國上下震驚於千鈞一髮的河北事件的時候，倫敦的英國外務部公佈將於本年八月間派遣首席經濟顧問李滋羅斯爵士(Sir Frederick Lath-Ross)到中國

來，調查財政經濟的情形，並將根據他的專家意見，作為與中國及其他關係各國政府討論的張本，自這個消息公佈之後，第二天就有華盛頓也在考慮派遣專家來華的消息，到了第三天就有法義日三國也各派經濟使節來華，預備九月間在南京，以白銀及貨幣問題為中心，開五國會議的宣傳。這種企圖雖經日本政府的反對而未有下文，李滋羅斯爵士則仍依英政府原定計劃，在八月間出發繞道美國來華。不過臨行之際，又忽然變更行程，由加拿大直航日本，先作東京的訪問。他在本月六日到達橫濱，在日本逗留二週，又於十九日來華。

李滋羅斯爵士，是英政府的首席經濟顧問，在英負有極高的物望，在一九三三年曾被選為赴美談判戰債的代表，在同年舉行的世界經濟會議中，他是首席政府代表。就是現在，他仍是財務部的重要官吏，是與普通不在職位的專家不同的。英政府以這樣的大

員來任調查中國經濟財政狀況之責，重視中國的情形，可想而知。不過惟其這樣重視，一般人也容易想到李氏此行的任務，不見得祇是單純的調查，容有更大的使命；也惟其如此，我們也懷疑李氏此行，是否將和他前二次的出使，同樣的見辱使命。

## 二 李氏使華任務的各方推測

英國派遣這樣重要的人物來華，其究竟目的安在，這是誰都該有的疑問。據英外務部的公報上說，派遣李氏來華的目的只在調查我國的經濟財政上困難的情形，備向英政府建議，以便採取對策。當李氏行抵橫濱的時候，發表談話，也說此行目的「在調查中國目前所遭遇之經濟與財政問題，然後再向英政府報告。」不過以負有重望如李氏這樣的人物，來任調查之責，未免太小題大做，礙難叫人相信。其中途變更行程，不先訪美，而逕往東京，更不免啓人疑竇。因此一般對李氏所負的任務揣測很多，第一日本政府就相信李氏此來負有希冀得日本的合作，對中國作經濟援助的任務，因此本月二日東京朝日新聞社評傳就有日本外務省的反對論調，「除非英國能充分的以同情態度了解日本之經濟與人口問題外，如單獨的關於對華的

經濟協助，欲獲得日本之合作，不特無益，且為缺乏意義之舉」。其次，神經最靈敏不過的日本報紙也公然有同樣的推測，而且提出他們的對案，希望英國對日本開放其全部的領土，作為日本的市場與殖民地。六日大阪每日新聞的社評，更赤裸裸的說李氏來華的使命是在「考究防止英國遠東勢力日趨墮落的對策，更進一步作中英日間交涉的嘗試」。他們的理由，也是覺得「英國僑華的實業家，當不至於忽視中國經濟的調查與報告，英國在華的經濟勢力雖已失墜，仍不失其雄厚的基礎，與有多數的經濟機關。所以中國的經濟情形，雖是怎樣的複雜，如僅限於經濟調查，事實上僑華的英國官民諸機關，已有不斷的研究，李氏今方來華，未免過晚。」

關於這一類的推測，李氏在十日會見廣田外相時，曾有過辯解，說英國政府本來有許多關於中國的調查報告，不過這次因為有特別實地調查研究的必要，遂派李氏來遠東的。所以他此來既以經濟調查為使命，實別無其他的權限，不過在實地詳細調查以後，對復興中國經濟，具有對策後，當求日本政府協助，使其實現。這雖是圓到的外交辭令，不過我們讀了，於此中消息，也可以思過半了。對於上述的推測，上海的英國老報紙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在本

月十日的社評中，也有過一番辯正，於英政府之真正用意，欲蓋而彌彰，看了也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真相，特為節譯一段如下：

「……是以英政府的派遣李氏來華，實足以表示英政府不獨樂予英國駐華大使以最好的指示，實亦使一切關於援助中國政府的方案，能得李氏就當地情形予以審查。這種方案，當然不能單以對英國的利益為標準，而定好壞的，對於全盤的政治情形，亦應加以相當的考慮。如能得其他列強的合作，自然歡迎；在某種情形下，這種合作也是必要的。」

自表面上說，這是李氏此行最直捷的解釋，實不應另有過分的奢望與恐懼的疑念的。……」

關於李氏來華的任務的另一種推測，是討債與投資。這是馬寅初氏的意見。馬氏在本月七日發表個人對英國派李來羅斯來華之感想，說他來華目的，不外討債與投資兩件事，英國要向中國投資，必對於舊債有一整理辦法。所以一方討債，一方投資，實是一件兩方面的。他並且希望英國能夠單獨的行動，不顧各國的牽制，日本的反對，自行對華投資。（見九月八日本報）這種推測，也有他的根據的，因為當六月裏面，英國初次公佈派遣李氏來華的消息的時候，各國

曾有開南京貨幣會議，以整理中國金融的企圖，對華作國際借款，也自是意中之事。不過這次是好像以英國為主動者，單獨的對華投資，或勸說他國合作而已。對於這種推測，李氏十日在東京與日本廣田外相會見的時候，也有過正式的否認。

上述的話，都是各執一面的揣測之詞，不過從上述兩種推論，我們很可以看出中日雙方對李氏此行所抱的希望，馬氏談話，是以私人資格發表，以他與政府的關係及在政府的地位而言，也很足以代表中國一般人的希望。所以我們不憚煩述的把此種意見介紹於讀者之前，想並不是徒然的勞力。所可惜的是恐怕這兩方面的人所做的夢，與劇中的主角英國政府所做的夢，是各不相謀的，這才是國際經濟關係中的悲劇！

### 二 李氏究竟爲着什麼到中國來？

現在讓我們根據英國的立場來作第三種的推測。我們覺得英國的目的，並不在單純的援助中國，謀在華經濟利益的鞏固，更不在借款中國，解救中國目前的金融危機，說得廣泛一點，她的目的是在謀英國經濟的復興，或者至少也在謀鞏固她的遠東經濟地位，他們派遣李氏來華的目的，雖在以中國爲中心，謀遠東經濟糾紛的解決，但其精神是

貫注在大英帝國全體利益上的。所以把鞏固在華經濟利益和對華金融借款看作單獨的目的，都是未着接處的看法，將爲英國人所失笑的。我們不要忘記英國對華的國策，只是她的全盤國策的一環，必定要和全英國的利益連貫起來看，才能得其神髓的。

我們知道英國的經濟發展，在歐戰以後，進入一個空前未有的階段。在整個十九世紀中，英國是全世界工商業最發達的國家，她壟斷全世界的工業品供給，獲得了『世界工廠』的稱號，在舉世惶惶的貿易戰爭中間，她能巍然獨尊的實行其自由貿易政策。憑藉着這種工業上的優勢，佐以海軍勢力的強盛，殖民事業的發達，她很容易的掌握着世界貿易的霸權，壟斷着國際商務的關係。在一八八〇年左右，英國的對外貿易，幾佔全世界對外貿易的四分之一（百分之二十三），到一九一二年時，雖然各國工商業已臻發達，尚佔全世界貿易的六分之一（見 1927, Cline: History of Commerce, 1932, P. 376）。但是到了歐戰以後，情形就截然不同，除了一九二一年前有曇花一現似的戰後繁榮以外，英國的經濟發展，可說是步步在荆棘道上走着。對外貿易額在一九二〇年爲三、二六七兆鎊，一九二一年突然減縮爲一、七九八兆鎊，以後數年雖略呈恢復之象，爲效極微。特別可注意的是出口貿易的縮減

由一九二〇年的一、三三四兆鎊，到一九二一年突然減為七〇三兆鎊，以後數年也是繼續不振，因此國內失業工人激增，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達二百萬以上，以後數年雖逐漸減少，與季節變遷，不過始終在一百萬人以上。一九二九以後因受世界普遍的不景氣的影響，更踏入深一層的恐慌。對外貿易由一九二九年的七二九兆鎊縮為一九三〇年的五七一兆鎊，幾乎與戰前情形相似；一九三三年甚至減低到三六八兆鎊，同時失業工人，在一九三〇年也突然由一百餘萬，增至二百餘萬，一九三三年至達二百五十餘萬（見 Statistical Substract For the United Kingdom London, 1936, pp. 103, 340-1）。可知英國不特已失去十八世紀以來的超然地位，須隨着他人以俯仰，並且每况愈下，大有無可挽救的趨勢。

爲了挽救這日趨嚴重的經濟危機，除了解救其本國內部的經濟癥結，如以英蘭銀行爲領袖而行工業合理化，放棄金本位以膨脹通貨，棄置傳統的自由貿易政策以行保護關稅等外，在對外的方策上，是一方面謀殖民地間進一步的團結，因而有一九三二年澳大利會議（Ottawa Conference）的召集，一方面謀控制各經濟落後國家的市場，因之一九三〇年冬季的遠東經濟考察團，和現在的派遣李滋羅斯爵士來華。

英國與殖民地間的經濟關係，雖經過各

種的努力，漸臻于密切，就貿易論自一九二九年以後，因世界一般經濟蕭條的關係，在數值上也是有減無增。除屬地外，與英國有貿易關係的獨立國家，合計共有五六十國，以一九三三年的貿易值論，以美，阿根廷，丹麥，德，法，荷，比，俄，埃及，意大利，中國，巴西，日本，波斯等十餘國較爲重要。不過英國是入超的國家，因此對這些國家的貿易都是入超，而以對美國埃及波斯阿根廷丹麥德國荷蘭等的貿易爲尤然。進出口

相差不遠的是法意等國。我們所應注意的是在這些貿易國中，只有對兩個國家的貿易是出口超過進口的，那就是巴西與中國。我們尤其應該注意的，是上述各國之中，除了阿根廷，巴西，中國，埃及都是地廣人稀的農業國家外，多數是工商業已很發達的國家，除了幾種有特別需要的物品外，他們在現在及以後大概都有向外競爭市場的趨向，自己的市場自更將封鎖起來，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從這種關係上說起來，中國雖是僻處遠東的一角，現在對英的貿易額是微乎其微，每一國民的平均貿易較任何國國民爲低，但一個擁有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國家，如果能提高其人民的生活程度和購買力，中國市場未來的消費量，不是別的徒有廣土而民不稠的國家所能比擬的。特別中國因爲束縛于不平等條約，受制于混亂的政治社會，以及資本原料的缺乏，短時期內決不能興起大

規模的民族工業，來與他們相抗爭，中國市場在未來世界工商業發展上，實有異特殊重要地位的。

祇要我們不忘記鴉片戰爭的往事，我們也就容易理會過去中英經濟關係的重要。所以對早期的事實，我們在此無須詳敘，但從幾點事實上，我們就容易理會英國在過去中國對外經濟關係上的重要。通十九世紀中，英國算是在對華經濟關係上最重要的國家，到了二十世紀的開期，英國的地位才降低下去，但這不是說英國貿易或投資量的減削，乃是說，英國在各國中的地位已不如從前。在東印度公司時代，廣東的對外貿易，幾乎是由英人獨佔的，大概在一八一八到一八三三年的中間，往來廣州的船隻，有一半是掛英國旗，一半以上的貿易是對英的。自有海關報告以來，直至一八七四年，中國對外的直接貿易，對英的佔百分之四十以上，到一八八九年佔百分之二十以上，直到十九世紀末年尚佔百分之十二以上。在一八七〇年左右（同治末年）百分之九十的進口貨品是從香港印度和英倫三島來的，百分之七十的出口是到英國去的，在一八八〇年前，僑華的外人英人居一半以上，到了一八九九年也佔百分之三二。

歐戰以後，情形便大不相同，英國對華的貿易地位，如表一所示，竟一落千丈，有首先讓給位于日本，繼之被奪于美國的趨勢



表一：英國對華貿易地位的衰落

進口總額各國所佔之百分比

年份 (百萬海關兩)	英國	日本	美國
一九二二	五七〇	一七	二一
一九二〇	七六一	一六	三〇
一九一七	一,三一九	八	三三
一九一三	一,〇〇二	三三	二二

× 百萬元

由上面的敘述，至少可以使我們相信，英國對華貿易的衰落，不僅在貿易值的衰落，更在貿易相對地位的衰落，所以衰落的原因，不只是中國的戰亂災禍交通不便與國民的貧困及購買力的薄弱，尤在於日美等國家的競爭。這從中國自一九一三年以來直到一九三二年的進口貿易年有遞增上可以清楚的看出來。假使英國能夠維持十九世紀中的對華貿易獨佔地位，中英貿易是不會衰落的。同時上述戰亂災禍與交通不便經濟落後種種困難，亦不僅祇是英國貿易的障礙，也是其他各國共同的障礙。如果把中英的貿易關係作比較細密的觀察，可以知道英國對華出口貿易的衰落，最主要的是棉貨出口一項的衰落。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九年，英國棉貨的出口減少五兆鎊，其地位幾乎完全為日本所替代，在一九一三年英國棉貨價值佔全部進

口棉貨值百分之五十三，日本佔百分之二十，到一九二九，情形剛好完全相反，英國佔百分之二十一，日本佔百分之六十六。其他

如鋼鐵紙烟的地位大部為美國所替代，化學品的出口地位為日美德所分潤，紙張，機械及汽車等的市場則為日美所奪。(Report of the British Economic Mission to the Far East, 1930-1931, London, 1931, pp. 29-32) 所以自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九年期間中國的進口貿易雖有增加，英國製造品的出口則反而減少，而英國的出口貨，除了製造品之外，又有什麼呢？所以英國對華貿易的衰落，主要的原因，是他國的競爭，這些國家之中，棉貨尤足致英國的致命。日本的棉貨，不特如我們一般所想象，只強奪英國在中國北方的市場，更進而侵佔南部的市場：「在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三〇年中間，英國平均每年輸出五八七兆碼棉布到中國及香港，一九二九年減為二一〇兆碼，一九三〇年則僅六九碼，以價值論，英國一九一三年輸入中國及香港的棉貨大於日本的四倍，然在一九三〇則不過日本的六分之一。從量上說，一九三〇年日本輸往中國及香港的棉貨大於英國的達九倍或十倍之鉅。」(Report of the Cotton Mission, British Economic Mission to the Far East, 1930-31 London, 1931, p. 85)

所以英國所畏懼的，實在不是中國的貧困，而是日本的競爭。

要明瞭中英的經濟關係及英國對華的政策，更有一點應該注意的，是中英的經濟關係，並不限於貿易一項。中英直接的物品貿易雖大致衰落，英國在華經濟勢力的前途却並不如是黯淡。第一，即就貿易關係論，英國對華的貿易，其實際勢力並不限於英領本部的，其殖民地的對華貿易，亦多由英人經營，如印度的棉花，加拿大的麵粉，多數由英國人輸進中國。就是別的國家的出口貿易，如爪哇的糖，安南暹羅的米，也有由英國人經營輸入的。其次我們應當注意的，是英國是一個有名的入超國家。不過她的無形項目收入，足以償付她的入超而有餘，更能在他國投資。這些無形的項目包括國際市場上銀行保險及船隻輸進，投資利息等。英國在中國內船隻運輸，在戰前也有與英國的貿易有同樣的聲勢，足以壓倒一切國家。就是到現在，雖有他國起而抗爭，英國的勢力仍屬雄厚。在一九一三年，英國在中國對外貿易及子口貿易所用的船隻噸數中，佔有百分之四一，一九三〇也達百分之三十七，其比率較任何國家為大。不特船隻如此，其他如保險，銀行等，英國的勢力也最雄厚。除了這些項目之外，尚有公私投資的利息。美國密錫根大學雷穆教授(C. F. Rumner)，曾經對英國在華的投資額，作過比較可信的估計。據

他的估計，在一九三一年英國對中國政府的，佔百分之三五·一，漸漸的可與英國的相借款約達二二六兆美元，商業投資達九六三兆，則其利息之鉅，可想而知。如此，英國在華的投資，共為一、一八九兆美元，佔各國對華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七，佔第一位，不過日本的對華投資也達一、一三六兆美元，佔百分之三十五·一，漸漸的可與英國的相抗衡。其他如俄、美、法等，地位皆不重要 (Remer, C. F.,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New York, 1938) 所以在對中國的投資上，英國也遭遇日本這一勁敵。我們對這兩國的關係，也有略加敘述的必要。

表二，各國對華投資數額之比較★ 1902, 1914, 1931,

	1902		1914		1931	
	投資額 (百 萬美元)	佔總額之百分比	投資額 (百 萬美元)	佔總額之百分比	投資額 (百 萬美元)	佔總額之百分比
英	三三〇	三三	六八	六	一、一八九	三七
日	一	—	三三〇	三三	一、一三七	三五
俄	二〇	二	二六	二	二七三	八
美	一〇	一	三〇	三	一九七	六
法	九	一	二一	二	一九二	六
德	一六	一	二二	二	一七	三
其他	五	—	二	—	一六	三
合計	二八	一〇〇	一、一三〇	一〇〇	三、三三三	一〇〇

• Remer, C. F.;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P. 26

日本在華投資的重要，也是在歐戰以後才顯著的。在一九一四的時候，她的地位尚不及俄國，與英國更相差甚遠。在二十世紀初，日本的地位簡直是不存在的。所以自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三〇年中間，日本投資額的增加，達到百分之百的速度。在過去既有這樣迅速的發展，以日本與中國相距的密通，

之十四，(Remer, of. Cit., p. 285) 可見上海是英國勢力集中的所在。我們試看日本投資分配的情形，自然滿洲所佔的比率最大，在一九三〇年佔百分之六三，上海佔百分之二十五，其他各地佔百分之十二。上海的地位雖不及滿洲，不過就發展的速率論，實在超過滿洲，在一九一四年日本在上海的投資僅為六十兆日元，到一九三〇年則增為四三〇兆日元，其增加達七倍以上。在東北的投資一九一四年為二六五兆日元，一九三〇年為一、一〇〇兆日元，增加不過四倍。我們應該知道，英國在東北及北方的勢力是極微弱的，日本則如此駭駭的在發展上海的勢力。如果再就兩國投資的性質比較一下，更可以幫助我們明瞭英日互相競爭的情形。英國的投資以進出口貿易最大，佔百分之二十五，其次為地產，佔百分之二十一，製造業佔百分之十八，交通運輸佔百分之十四，銀行金融百分之十二，其餘的百分之十。在進出口貿易上的投資，自然是隨着貿易的興衰而轉移的，貿易地位趨於衰落，這一方面的投資勢力也就難於保持下去；地產的投資，年來因受蕭條的影響，大有岌岌不可終日的趨勢，交通運輸的投資，除了船隻以外，多為政府借款，利息是極微薄的，銀行金融等則也隨着貿易的興衰而興衰的。所以大部份的投資，是陷入困境了的。現在的經濟衰落，更其增加困難的程度，反過來看日本在華的投

資，最主要的是交通運輸，佔百分之二十三，其次是進出口貿易，佔百分之二十一，此外是製造工業，佔百分之十八，礦產佔百分之十，銀行與地產同佔百分之八，日本在交通實業上的投資，多數是在東北，礦產也是這樣，並不會和英國投資似的停滯，在進出口貿易上的投資比較的小，在製造業的比率則與英國相同，這都是堪與英國競爭的領域。所以從投資的性質上來分析，英國的地位是岌岌可危，日本的新興勢力，正是不可侮的。

上面這一點簡單的分析，至少告訴我們一件明白的事實，就是英國在華的經濟勢力，事實上大致已趨衰落，不過衰落之所以造成，並不是由於中國經濟的不振，而是由於新興勢力，特別是日本的競爭。日本的競爭，在易質上投資上都足以制英國在華經濟勢力的死命。所以英國欲挽救這種垂危的趨勢，謀在華經濟勢力的再建，除了自己能夠減低貨品本率消除，一切阻礙，用競爭的方式博勝利外，便只有趨與日本妥協，劃分勢力範圍，以與日本共存。第一條路明明白是走不通的，英國便祇有走第二條路。李滋羅斯來華，便是走在這條路上的第一步，他何以不先來華，又何以不先訪問華盛頓，而去京東逗留將近二週的長期，我們以為只有從這里去求解釋。

上面的話，希望可以打破一般般股期待著英國援助的人的迷夢。誠然，如英政府的官報及李氏自己所宣布似的，李氏這次的被派來華，是在調查中國所遭遇的財政經濟困難的實況，以備為英政府行動的張本，我們並不否認英國有這種企圖，但這至多只是附帶的，而不是主要的。誠如本月六日的大阪每日新聞社評所說，英國對中國的情形，已無重作調查的必要。實際上想祇是附帶的打聽中國的情形，以便日後在對日交涉上有更充份的依據而已。所以以我們的看法，李氏這次來華的真正動機不過是因中國感受到經濟恐慌及受美國白銀政策而起的財政金融恐慌之後，有向英國及國際求援助的意圖之後，認為這是一個可以與日本妥協的機會，希望能與日本或者再邀幾個其他的國家對華作經濟援助，以作基礎，然後更進而與日本商議貿易投資等勢力範圍的協定。換句話說，李氏此來，乃是挾着調查實際情形以為援助依據的名義，來圖試探日本作初步談判之實際的。以目的論，李氏此行是與過去英國所派遣的商務考察團相同的，意在增進中英的商務關係，不過工作是不同的，後者在調查中國，獲得事實，李氏則在接近日本，獲得諒解。

由上面的敘述，我們對李氏此行的任務與其背景，當有相當的認識。我們本着這樣的見地去看，對李氏此行的成敗如何，也就不難推測大概的。

#### 四 李氏能不辱使命嗎？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覺得李氏此行的任務，是不易完成的。不過就中國的立場來說，我們應當敬祝他此行成功！

他的最大的任務，是求英日在華經濟利益的協調。不過這條路的前途是萬分黑暗的：我們根據上面的分析，知道英國對華的貿易地位較前數年已略有恢復，日本的地位，則反而比較的衰落（這種衰落，實際上是由於一滿洲國一的獨立而形成中國版圖的縮少所致的）代之而興的是美國，與英國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英日直接的貿易衝突，是在棉貨上面。中國雖是蘭開夏的一大重要市場，不過比之印度來，地位差得很遠。日本的棉貨固以為中國為主要市場，近年來則更向英殖民地尤其是南洋與印度傾銷。短時期英國無法從價格上與日本競爭的，但在印度則可以利用關稅以資保護，所以權衡輕重，我想即使日本繼續的向英殖民地傾銷，英國亦必被逼而放棄中國市場的。何況現在想染指印度市場的並不是日本一國，英國為牽制起見更不得不結好日本，而對日讓步，所以英國欲與日本協商保持一部份在華的貿易勢力的希望是極難達到的。

最近意大利與阿比西尼亞的問題，把英

國也牽涉在漩渦之中。英國在遠東尤有結好日本的必要，這雖是英國當初提議派遣李氏來華時所未及預料，在現在的對日談判上，至少也增加一層應行顧慮的關係。

更就投資關係說，英國的投資集中在上海，日本則於經營東北之外，更努力着在上海發展，英國勢力至有淩假爲其代替之勢。所以日本不特視北方爲囊中之物，不讓他人染指，就是南華也視爲禁衛，想據爲一己所有。英國爲要逃避日本的壓迫，出路也是很少的。如果自己謀增加商業上的投資，則苦於中國市場之不振，及日本與他國的劇烈競爭；如果想間接的由中國政府入手來作復興中國經濟的金融的企圖，則有日本的門羅主義作梗。所以無論怎樣都須趨於對日協商的一途，但是此路是不通的。

反過來就日本方面說。日本現在認中國問題已算解決，東北成了既成事實，南華劃爲勢力範圍，所以自本年四月十七的聲明之後，大概不欲再作討論，轉謀進而向太平洋大西洋擴展。這種野心是在本文前面所引的

日本政府宣言及報紙論調所看出來的。本月二日東京朝日新聞的社論「日英關係的根本問題」中說：

英國對於日本現下之經濟及人口問題，如不持有正當認識，以真正之理解態度，而努力解決日英兩國間所存在之根本問題，以指導其政策，徒以對華經濟援助之點，而圖協調之事，誠屬毫無意義。查我國民族的立場，係在海外發展，與英國所經驗之運命，殆屬同樣。日本人口及商品向世界廣大之英帝國領域人口稀薄之地方而進者，誠爲自然法理。然而英國自治領殖民地均閉鎖其門戶，禁止移民入內，採取極端防止日本商品之手段，係天下週知之事實。英國既無開放自國之雅量，反而高呼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如對華經濟問題，則主張日英協定，以牽制日本者，誠屬矛盾之至。要而言之，日本實以海外的經濟發展，爲和平之生存手段。英國政府如不清算其過去之偏見謬誤，徒希望東亞

經濟問題強調緊密協力，殆爲不可能者也。（譯文據九月四日大公報新聯電）

這篇文字大概很足代表日本的見解。所以除非英國開放其殖民地的全部或一部，是不能夠得到日本的讓步的。不過日本的要價也自然失之太高，日本的幻夢未免做得太早一點。我們如果知道現在英國對華的出口貿易額僅相當於英國對殖民地出口貿易額的三分之一我們也可以相信，縱然中國市場的潛勢力極大，英國也決不會犧牲眼前的利益去換渺茫的將來的。所以英國的老牌報紙津京太晤士報（Tientsin and Peking Times）針對着上引朝日新聞的論調，在本月七日發表了一篇論英日關係的社論，是很足代表英國的意見的。該報除否認李氏有權商議移民及貿易權利的讓步問題外，向日本責問下列三點：

第一、日本是否能夠實行移民？在商議移民問題之前，應該先有保證已有移民的能力。英國亦須大規模的移民，以解決她的失業問題，祇是沒有能力。

日本如果能有殖民的能力，倒並不會感覺無地可移的，日本不是最近獲得了廣大的地土，但是還未能實行移殖嗎？

第二、英國母國及殖民地向來是行自由貿易的，現在的開始實行保護政策，不過是拾他國的唾餘，行他國早已行之的政策罷了。

第三、日本不特在東北數省行極端的門羅主義，且在東亞行其閉關政策，實在無權要求他人開放門戶。

看了這樣針鋒相對的論調，我們就可以預料兩方面的夢都不會實現的。日英在華的經濟爭鬥，大概只能用經濟力量，在政治上求解決的路是難得走通的。

其次，李氏來華對於中英的直接經濟關係究竟有什麼影響呢？中國對於李氏不能有所希冀嗎？我們的答案也是不樂觀的。本來中英未來的經濟關係怎樣，一半的決定權操在我們，如果我們能自己謀經濟的發展，自己能有經濟的國策，自然不必仰人鼻息，一切隨人。就現在的情況說，前途發展是不然

樂觀的。進口貿易的消長，既然得隨美日英的競爭勢力而決定，不過能多得一國家參加競爭，於中國自然比由一國獨占有利些。所以英國地位的衰落對中國是不利的。中國對英的出口貿易，向來是入超的，一九一三年英國進口貨佔全部進口的百分之十七，出口則僅占全部出口的百分之四。同年對日的進口佔全部百分之二十一，出口佔百分之十六。一九三〇年對英進口佔百分之八，出口佔百分之七，對日的進口佔百分之廿五，出口佔百分之二十四。直至去年的情形，亦復相同，對英的進口佔全部百分之十二，出口佔百分之九。對日的貿易反有出超，進口佔全部百分之十二，出口反達百分之十六。所以從大體上看，我們不能不說中國對英的貿易是不大的。就是將來以英國所需的是原料食物，中國則原料本無多餘，食物更感缺乏的情形來說，發展也是有限的。

至於希望英國對華投資，我們在上面已反覆申論，只是我們片面的夢想。不過我們應當知道，這並不是英國不樂于對華投資，

要是的話，英國在華的投資額不致這樣鉅大；一九三〇年英國遠東考察團，也曾作對華投資發展交通的建議（見Report of the British Economic Mission to the East, p.65）一方面過去的投資在現在的狀況下既陷於死地，另一方面開發交通等等的利益，是由各國所均沾的，除非獲得國際的合作，特別是日本的合作英國是決不會如此愚魯，再來單獨投資的。所以對李氏不應抱什麼希望。我們要打破金融財政上的難關，還是自己另設方法求自力更生的途徑吧！（大公報）

水區災民  
候款活命  
全國同胞  
速起輸將

## 李滋羅斯來華之國際意義

——日本外交時報第七十五卷第五號——

李滋羅斯乃英國有數的國際財政問題專家，他歷任英國經濟復興會委員，埃及經濟會議委員，賠款會議的英國代表以及一九三二年倫敦國際經濟會議的英國代表。他這次來華，乃最近數年間英國遠東政策中最重大的事件；這種使節之派遣，並不是簡單的對華親善之表示，乃鑒于英國在遠東具有重大利害關係，想由此對於中國問題，得到決定積極的新方案的根據。據傳說，他到華的任務，雖然是想使英國對華財政援助具體化，但對於與日本相關聯的問題，亦須加以考慮，所以他除了對華財政援助而外，尚有更自由而且廣泛的權限。他的經歷以及各方面對於他的支持的事實，對於他遂行英國對華新政策上，無疑具有重大的作用。然而英國在國際外交上的地位之動搖，使其對於遠東方面不得採取新的方針，所以他此次來華，當然是爲了這個目的來探聽日本政府以及日本財界的意向。我們對於李氏來華的注意，乃在于轉變期的英國遠東外交上他所處的地位的重要性。

因華府會議轉變爲英美聯合的英國遠東外交會放棄英日同盟的權利與義務，而與妨礙列強遠東政策的日本脫離關係，然而因此

，英國遂失去了遠東外交的支柱。世界經濟的危機，歐洲的不安，英美的對立以及殖民地離心力的增大等等，使英國從來在世界上支配地位不斷發生動搖。在遠東，一方面日本雖然失去了同盟國，然而她已經獨立完成了遂行其亞細亞政策的強固基礎。在另一方面，英國遠東外交的焦點——中國，因國民革命運動的爆發和反帝反資本主義的抬頭，曾使英國在華權益大受威脅。在這種情勢之下，又爆發了一九三一年的一滿洲一事變，於是英國在遠東的支配更趨脆弱，而其政策亦非常動搖。

至於英美關係，雖有鮑爾溫、艾登等等的英美聯合主張，然而這決不能強化起來。蓋美國對歐的孤立政策，除參加第一次大戰而外，始終是一貫的。由於這種政策，所以美國對於歐洲的危機保持沉默的態度，她不加入國聯，對於苦慮歐洲問題的英國不曾予以積極的援助。再在戰債問題，與英國殖民地的關係以及軍縮問題，美國和英國總是處於對立的地位；在遠東問題上，美國也不像往年那樣積極過問了；所以英國政策如果沒有改變，則依英美提攜來處理東方問題是沒有希望的。自從華府會議後，英美對立已開

始激化。在華盛頓和倫敦兩會議中，美國的海軍力已獲得與英國對立的地位，而且在下次會議中，還想獲得更優越的地位。

美國此種優越情勢之下，英國在決定其改良時，必須考慮到本國對於美國地位之變化，乃至對美關係之惡化與好轉等等。在另一方面，英國在遠東已有極大的權益，所以對於日本的意圖亦不能忽視。「滿洲國」成立後，英國對於日本的執心是一年深沉一年，蓋「滿洲國」的開發，不但使日本勢力向大陸的膨脹越積極化，而且使其經濟上表現着特異的發展。因此，不但在遠東方面，即關於印度、澳洲的問題，英國亦須敬重日本的意圖。但是，日本的抬頭是美國所不願意的，同時日本對於美國在遠東問題與軍縮問題上的對日態度也發生了反美的情緒，因此，兩國的對立日趨深化。此種對立情勢，英國自然可以利用的，所以她無論對那一方面都不願意發生惡感，而左顧右盼。因此，英國有時使美國感到不滿，有時使日本不高興，這種具體的表現便是英國對於「滿洲國」問題的態度。即一方面在國聯大會中，同意不承認「滿洲國」的原則使日發生反感，同時，在通商問題上表示讓步，以圖買得日本的歡心。再在去年海縮預備會議中，對於日本廢除比率主義之要求表示好意，以致美國對於英國的態度深感不滿。因此，美國遂轉變其對英戰術，改變其向來的對華政策，採取與

英國不相協調的主義，對於英國各種提案故意置之不理。不久以前，駐美英國大使，因為要在「滿洲」實施石油專賣法，對華共同借款以及華北事件等問題上牽制日本，曾在華盛頓積極活動，然而美國却表現非常冷淡的態度，這一點可說是美國對於英國報復的充分的證明。

美國對英態度雖極冷淡，但這並不是說她已經不關心遠東問題。羅斯福政權雖不勉強推行司丁遜主義，對於利害關係較少的遠東問題避免和日本發生衝突，專注意本國及美洲大陸之經營，對於遠東局勢暫時任其推移。然而「美國究不能實際放棄遠東而予英國以恐嚇。固然美國目前在華投資為數甚少，但美國資本對於中國市場的將來，却具有極大的希望（例如過去美國經濟調查團來華等等——作者註），美國無疑地是決定今後遠東局勢的重要要素之一（拉底克）。假如美國依然不承認遠東的現實，則日美在遠東問題上的對立，將繼續發展，而英國遠東外交，將感受兩國的壓迫而不能積極起來。

位的日本，已於一九三〇年在列強對華活動中取得了領導的地位。一九三一年後爆發「滿洲」事變，其結果「滿洲」遂成為日本的獨占市場了。此後日本經濟獲得了獨特的進步；她的廉價商品，不但氾濫於東亞方面，而且氾濫於世界市場上。在這種情勢之下，受到嚴重打擊的便是英國。最近因為積極進行其單獨的對華政策，使英美以前在遠東的優越地位完全動搖了。如果英國不能認清日本在華的決定地位和中國必然改變其對日態度，則英國在華的活動絕對不能延長下去的。

日本勢力向大陸方面發展和英美在遠東地位之動搖，對於英國殖民地——尤其是英國對印的統治，將發生重大的影響。在過去曾經迫使英本國廢除英日同盟的澳洲，現在由於日澳貿易之發展而有親日的傾向，勸桑氏之訪問日本正是改變以前態度的表現。因此，英國為保全其在遠東的地位，不得不和日本妥協了。除此而外，英國所能採取的態度，不是屈從美國，聯成共同戰線，則須以武力封鎖日本。如果和日本發生武裝衝突，那麼「對於士氣旺盛而且設備完全的日本海軍，恐終不能對付下來」（英國海軍問題權威者阿卡多大佐說）。香港和新嘉坡的強大武力之不能對付日本海軍，那是不待阿卡多大佐之言之的。不僅如此，而且強大的英國

，因為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與本國利害之不相容，和歐洲局勢日趨險惡的關係，所以在遠東方面，不得不極力避免戰事的發生，而關於遠東問題是不能和日本敵對的。這就是英國即令對於美國不能獲得好感，亦不能和日本對立的原因，同時也就是在遠東問題上英美不能聯合一致的證明。

英國外交的基調，乃在於保持這勢力的平衡。在德國還沒有養成大戰前的強大海軍進行世界的再分割以前，英國曾支持三國同盟，得以阻止法國對埃及的活動，並阻止了帝俄的南下政策。在東方，曾利用英日同盟打擊了帝俄勢力向中國的伸展。然而一到帝俄在遠東的活動失敗，德國海軍力量膨脹成為英國當前勁敵之後，英國即和法俄結合來對抗德國。但是世界的大勢，終於把英國這種勢力平衡政策根本粉碎了。歐洲各國在大戰中都疲憊不堪，而英國本身也受到了深重的打擊；對於歐洲始終採取局外態度的美國曾參加大戰，因其為全歐洲的債權者，遂在歐洲確立了有力的地位。此後美國雖還元于對歐孤立政策，但在戰債問題以及經濟問題上，對於歐洲依然保持着重要的地位。而且現在世界經濟恐慌日趨深刻，革命潮流愈形激化，同時反動運動亦漸抬頭，在德義兩國已經在法西斯蒂政權支配之下——在這種時代，勢力平衡政策早已成為過去的東西了。同樣在遠東，尤其在中國，勢力範圍的設定

與勢力平衡政策已經達到末日，日本對抗「對華共管」的力量已經增大了。

英國外交，已經完全動搖了；要打開這種難關，大概不外三個方針，即（一）保持孤立主義，（二）採取對於要求打開現狀的強國使其滿足的政策，（三）採取合縱連橫政策，即完成防止戰爭的多邊相互援助協約。第一個外交方針是英國無論對於歐洲或亞洲的對立形勢都不干與。第二是：日本，德國都在企圖打破現狀，如果英國對於這一企圖加以阻止，則不免遭遇戰爭的危險；如果使此等向外侵略的鋒銳，轉向蘇聯，中國或歐洲東南的各農業國家，則英國才能免於戰爭而獲得安全。第三是依據艾登過去外交活動的方向，完成多邊相互援助協約，藉以確立歐洲的和平，獲得英國的安全。在遠東方面，英國也是根據這三個外交方針而活動，即第一是避免和日本相衝突，依英國單獨的立場獲得在華的權益的政策；賈德幹和哈德曼兩氏的四川開發及鐵道借款運動，便是根據這方針的。第二個方針的表現是班比調查團承認日本在東亞的特殊地位，避免和日本對立；並企圖退出華北而以長江為界，劃定英日在華的活動範圍。第三個方針的表現是：顧維鈞等會策動遠東洛迦諾公約；其他如遠東多邊不侵犯條約案及對華共同援助運動，也是根據這種方針的。

在英國對遠東活動的三個原則中，其第一原則，如果沒有日本的協助，便不能做通，而且美國對於英國的策略是不能一致協助的；尤其是日本認為共同援助並沒有新的方式，其實行結果乃有對華再分割之危險，所以對於英國的政策是絕對不能援助的；要抑制日本的反對，則須關係各國共同予日本以壓制，然而這在事實上並沒有可能。總之，如果在遠東現狀之下，認識了日本在亞洲的現勢，則協同的政策根本是必要的。即關於遠東問題必須以與日本協同的政策為基調，這是很明瞭地擺在英國的前面了。雖然，無論麥克唐納或鮑爾溫內閣，都不能不部分地承認這種事實，但因日本對於大陸活動之急進，於是企圖採用別的方法，即加強共同對華援助的方法，阻止日本的單獨活動，藉以保障並發展其在華權益。現在英國雖然一方面因為英美間歷次關於對華援助的會議都沒有結果，同時因為日本的反對，為要保全其在華既存權益，消極地承認日本的活動有時源使其在華勢力部分地後退，但對於他在遠東的固有立場，又不得不加以保護，因此，英國對於遠東外交，很難找到一個新的方針。英國赫爾外相在議會中曾經說道：「我希望華北事件即告一段落，英日兩國今後能夠提攜邁進，以確立並促相互間友好的關係。英國政府因重視其與中國之關係而將公使昇格，並決定派遣李滋羅斯氏負經濟使命。」

言以蔽之，充分承認中國決定自身命運之權限，維持門戶開放之原則，乃英國政府對華政策之根本基調。中國要恢復其過去在世界所占的歷史地位，不但要得遠東方面的幫助，而且要得到西方的援助。「這種論調，乃一方面堅持共同援助的政策，另一方面主張承日本在遠東的新地位，巧妙地使日本援助英國的對華政策。」

如前所述，英國遠東外交政策，正處於歧路，無所適從。其遠東外交動搖之有利的原因，則在於遠東新事態之發展與日本所占地位之變遷。如果英國努力的方向，始終是否定遠東的現實而極端進行其對華共同援助政策，而沒有使日本滿足的方法，則其遠東外交依然不免遭到重大的困難。據一般傳聞，李滋羅斯氏之來華的任務，不僅是調查中國經濟情勢，英國在華的投資以及中國財政之改造，還須考察遠東的新局勢。他在東京對於其對華政策要求日本的援助，可以說是英國對華乃至對遠東新外交的新方式。所以不論其表面的任務是什麼，即令主要是經濟財政及其他的調查研究，但是結果依然負着使英國遠東外交走上軌道的重大任務；他在遠東的調查研究以及和日本及其他各關係國談判的結果，無疑是決定英國新外交方針的重要材料。因此，李滋羅斯氏之來華，對於轉換期的英國遠東外交，具有重大的關係。

（九月二十一—廿一日）



## 對華經濟勢力的再建

——九月六日大阪每日新聞社論——

英國政府經濟最高顧問李滋羅斯氏，於中國旅行途中，本月六日到橫濱，訪問日本。氏之使命，表面上係視察中國經濟，但僑華英國實業商，當不至於忽視中國經濟的視察與報告；而英國在華的經濟勢力，雖已衰退，還不失其雄厚之基礎，自必有許多機關；所作中國經濟的情形，雖是怎樣的複雜，如僅限於經濟調查，按之事實，僑華英國官民諸機關之間，已不斷地努力研究；李滋羅斯今纔來華，開始中國經濟的基本調查，自嫌其晚。是則李滋羅斯的使命，不得不說是考究英國在東亞勢力日趨失墜的防止的對策；或者更進一步，要作中日間中英間的交涉的嘗試。

曾經號稱世界霸主的英國經濟勢力，因世界大戰而急激下降。遂放棄自由貿易主義，更不得不於渥太華會議中，與殖民地間締結強有力的集團關係。即就在華的英國勢力觀察，中國本身無論在外觀上與實質上，都可以說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共有的市場；英國既是世界資本主義的霸者，自然，在世界大戰以前，無論如何，英國結是在華經濟的第一人。貿易，海運及其他，斷然的壓迫其他各國。但從大戰開始以後，對華貿

易，首先讓位於日本，再則被打擊於美國，現在甚至連德國都要追上了；努力掙扎，也不過是維持其第三位的資格而已。印度及加拿大，都在大英帝國的集團之內，故在這些地方，實行極端保護貿易政策，好容易把日本及他國勢力壓抑下去。但若說到中國，因為他是一個共同的市場，自不能任英國左右一切。英國在華的投資額，有二萬萬鎊，依然佔第一位，可是此種投資，漸見其陷於死的境況，英國恐怕再不能漠不關心罷！

適逢這個時期，在英國看來，似乎是機會到了，那不待說是基於美國銀政策而來的中國的金融恐慌，同時，更有中日關係的緩和的事實。中國為着自銀流出的苦悶，而迫切的盼望外國的援助，此時，英國是認為援助中國而再建在華勢力的絕好機會。然而，中日關係在過去三四年間的狀況，英國都無進而與中國作經濟的援助的勇氣。而在最近，却又活動起來。這是，英國已對於睥睨在東亞的日本單獨行動勢力的危險，充分的了解了。關於對華的新經濟政策，有的須同日本或美國合作的；有沒得到日本的諒解，是無法實行的。而且日本的大陸政策，在滿洲正在急速地進行，在華北，亦有馬上着手

的形勢。英國爲了在華經濟勢力的再建，無論如何，有取得日本諒解的必要。英國對於這個，當已有充分的感覺了，所以派遣李滋羅斯，利用這個時機，來作再建在華經濟勢力的活動。再則，李氏的使命，與其說是中國經濟的調查，無甯說是冀獲得日本官民有中國關係者的諒解，這個更含有重大的意義。氏從本月六日起，似願在日本作三星期的滯留。在這中間，氏的行動，很值得十分注目。而且，失去自力更生的力量，專靠外力救濟恐慌（？）的中國，當然對於李滋羅斯基抱着很大的期望。然而，以中國經濟調查的表面的目的，竟先驅日本，且作三星期的滯留，似此對於殷殷期待着的中國，總覺着多少的不安與焦慮吧。

英國原是現在處理意阿紛爭的要角，本身已投入漩渦之中。不但不會沒有他願的餘裕，却又派遣了一個政府經濟最高顧問的鼎鼎人物，再建其在東亞的大計，依然不失其大歐的風度。但是，由於以意阿紛爭爲中心的歐洲紛亂的發展爲何？曾經世界大戰昭示了的事實，英國難保不會再兼顧不得東亞的事情罷。在李滋羅斯的東亞滯在中，要視意的阿問題的多少進展，給與李氏使命達到何等影響尚未可知。

英政府首席經濟顧問羅斯爵士：本月十日借英財部要員巴志及英倫銀行專家羅傑士起程來華，道出東京，將勾留數日，與日政府當局討論遠東經濟問題。因此傳說紛起，或謂羅斯此來，意欲改革中國幣制，使我國參加英鎊集團；或謂英國將向日本提議，重訂類似往昔英日同盟之新協約。英國方面即有此等企圖，在目前情勢之下，似亦不易實現。然而羅斯來華，攜有對華經濟援助之計劃，而彼所正式表示，亦吾人所共知者也。

援助今日中國經濟之道無他，投資而已；投資之用途如何，姑置不論。至其方式，要不出於兩途：一為單獨投資，一為共同投資。英國為鞏固其遠東經濟地位起見，早有對華單獨投資之意，徒以障礙甚多，迄未成議。月前外電盛傳，倫敦方面又有英美法日共同對華投資之擬議。羅斯此來，便道訪日，其主要使命，殆在此乎？

日本對於共同投資，最近是否願留磋商餘地，尚難確知。但不久以前，日外務省固曾正式聲明，反對此議者。觀於日本近來對華各種措施，尤知日本排除遠東列強勢力之念甚切，蓋日本在華單獨投資計劃已在積極進行之中，東省固無論矣，在華北問題告

段落以後，所謂興發祥銀行，太中公司等，均在陸續組織；鐵道棉田之調查建設，亦已準備大規模進行。日本在華紡織業同業會會長船津辰一郎在平發表談話，且謂不出十年，北平天津將成爲東洋紡織工業之中心，是

### 日英關係之分析觀

大公報

關於英財政家李滋羅斯來華問題之日英間之形勢，前報已略論之，茲進一步對近時所傳一般的日英提攜之說，加以分析的檢討。

查日英提攜之說，在去年夏秋交，曾盛傳一時，經英國曼捷斯特實業代表團之赴日滿日視察，及英領澳洲共和國副揆之渡日聯誼，而益令世人信爲有可能性。然自去年末日本正式通告華盛頓海軍限制條約期滿不再繼續之時起，所謂日英提攜運動顯有停頓

；厥後，在日本正式反對英美法日四國共同對華行財政援助，英領各地陸續增加關稅圖拒抵日貨，及英國對於中日華北事件表示不安等等現象上，更可證明日英提攜之已成空言。不意最近在日加關稅戰爭中，日英提攜之聲浪又復高起，始傳英政府聲明此後

誠可謂目空一切者矣。

吾人綜觀今日情勢，深知英國主張共同投資，日本則主張單獨投資；英國欲對華作一般的援助，日本則欲從開發華北入手，循序漸進；英國投資，主張採取對我政府談判手續。日本投資，則主張採取中日民間合辦企業之投資形式。雙方意見，扞格若此，設羅斯此次訪日，果有遊說日本參加四國銀團之任務，其能有所成就乎？（八月十三日）

關於海軍軍備限制問題不採比率主義，世人認此種聲明爲英日提攜對美之徵；繼則因日本駐英大使松平氏之歸日及其談話中極言海軍會議問題大有成功希望，使世人以爲英政府於松平氏歸國之前曾請其向日政府提議舉行日英會議，以謀二國之提攜；最近更因英政府首席經濟顧問李滋羅斯氏之首途過日來華調查經濟，而使世人有日英整修提攜合作之揣測。

在目前，關於英政府提議於秋間舉行日英會議及英政府將使李滋羅斯氏商談日英整個合作，雖有日英二政府之正式否認，然觀最近日英輿論之一般傾向，並察日英間各個具體問題之現狀，當能揣知真相；即種種傳說固不盡可憑信，然亦非毫無根據；更具體言之，即日英間之問題，有已不成問題者，

如海軍問題及共同財政助華問題是，有尚待商決者，如日貨傾銷問題是。日英雙方俱欲利用不成問題之問題以謀接近而圖互利的解決其他問題，殆屬不可掩之事實。故對於日英提攜問題，已無討論其可能性如何之必要，目前必須認識者，只在日英提攜之限度如何。今姑將限度分爲提攜範圍上的限度及提攜期間上的限度二者，分別加以檢討。欲明日英間提攜範圍上的限度，當詳察日英間各種主要問題之現狀。考現階段上日英間之主要問題有五：（一）海軍軍備限制問題——此問題在日方已宣言不繼續以比率主義爲基礎之華盛頓條約，英方已聲明不採用比率主義而採取各海軍國自動聲明其最大海軍力保有量之原則的今日，在日英兩方俱已不成問題，故斷無以此問題爲提攜之主要目的之理。（二）共同財政援華問題亦即使中國參加金鎊集團問題——此問題在英方或認爲重大問題而希望在某種交換條件之下，與日本提攜合作，然在屢次宣言共同財政援華即等於列強共管中國因而始終反對之日方，尤其在華北問題大體已如日方所願而告解決之今日，當然無放棄既得地位輕輕讓步而講提攜之理，故此問題亦不能構成日英提攜之主要目的。（三）日英間除在華以外的商戰問題亦即日英間在南洋，印度，埃及，澳洲，加拿大等處之商戰問題——因此問題本身含有矛盾

性，從英方言之，縱商戰勝而達到拒絕日貨之目的，亦有喪失棉花，羊毛，製紙原料等之對日輸出之慮，甚至有驅使日本多購美棉或促進日本投資華北種棉事業之虞；從日方言之，縱能以拒絕購買大英集團之原料之法或以更進一步的傾銷方法，與英方對抗，然其結果亦將難免互受損失徒使日英二集團外之其他集團坐享漁人之利；英日雙方俱有在此問題上謀相當妥協互讓之要，故此問題可成日英提攜之主要目的。（四）關於滿蒙藏之支配權問題——目前在事實上日本雖支配『滿洲國』，英國雖控制西藏，然雙方俱未得中國之承認，且亦未得對方（日或英）之正式承認，加以日方亟欲伸勢力於蒙，雙方又俱不願蘇聯在蒙勢力之鞏固擴大，故日英雙方在某種條件之下，有以此問題爲提攜之主要目的之可能，尤其在蘇聯西部無事，新疆與蘇聯間之經濟關係日益密切之今日爲然。（五）日英在東方之政治同盟問題即日英同盟復活問題——在英之保守黨中，在

日之貴族院及海軍要人中，雖尚有主張日英同盟復活論者，然從世界大勢觀之，在日本屢次宣言日本爲東亞安定力，法蘇關係極密，美國採用暫時放棄向東亞發展之政策之今日，日英政治同盟實乏確切對象，故日英之提攜斷不能達到如此程度。總而觀之，日英今日之提攜運動，在事實上其限度殆在（三）及（四）之內，恐將在解決在華市場以外之商戰，確認『滿』藏支配權，共同對在蒙之蘇聯等等關係上謀某種妥協，而其餘問題只屬一種烟幕歟？

如日英提攜之限度，從範圍上言，只能在（三）及（四）之內，則其在時期的限度上亦當非常短促，蓋因目前整個世界經濟始終在不能不作更進一步的集團鬥爭的狀況之下，因此，全體國際政治亦始終有日益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勢，故列強間之敵友離合，爲期極其短暫，年來英法義德間關係之轉變，即其明證，目前所謂日英提攜，如果實現，當亦不能有例外也。 八月十四日

### 英顧問李滋羅斯來華

北平晨報

英政府經濟顧問李滋羅斯氏因奉英政府之命，來華考察經濟，刻已於本月十日乘不列顛皇后號首途。李氏旅程，除加拿大小作勾留之外，復便道訪日，與日外務省大藏省首腦會見，盤桓數日，即行買舟西來。預計

九月九日李氏若能與日外務大藏當局會見而中途不致變更行程，則李氏之抵滬，當在九月中旬。

李氏來華，所關於我政治經濟之興衰者固大，而關於列強在華勢力之消長者尤大，

故李氏出發之鑾歌甫唱，而世界各國之懸揣推測，即紛至沓來；有謂李氏之行，其目的在對我借款，攜我入鎊集團者；又有謂冀察問題以後，列強在華勢力，形勢陡變，英為自謀，故遣李氏與日交涉，共同分割中國市場者。依目前形勢觀察，我財政經濟基礎雖甚動搖，但攜我入鎊集團，實行沙遜計劃，不唯為國人所反對，抑為各國在華均勢所不許；至若分割我國市場，則日方雖盛稱英資本將退出華北，但事實上英方果否有此一退步之思想以自促其本國內之經濟恐慌，則大成疑問。依可能的將來情形推斷，九日英政府所聲明「李氏之使命，端在檢討中國經濟狀態及英國在華投資」，一更與中國政府及各國政府研究中國之財政通貨問題，以樹立中國之幣制基礎」兩點，似頗近於事實，至觀察北寧，粵漢以下各鐵路現狀，整理各鐵路未付之本息，在英雖甚重要，然與「投資」一樹立幣制基礎」相較，究不無輕重之分也。

然則李氏所負之使命，既在檢討我國經濟狀態，考慮對華投資及樹立我幣制基礎，則直接考察我國狀態可矣，夫何為必滯留東瀛，與日外相廣田，次官重光，大藏省次官津島會談？此無他，日本不容歐美之勢力之進展，而英國則必欲於此利害衝突中，求一調和之途，蓋為事實。最低限度，李氏之訪

日，似在試探日本深閉固拒歐美勢力之發展，其堅決之性質究至如何程度而已。

李氏所負之使命，既如上述，而李氏之行，所投於以我為中心之國際矛盾衝突，又復尖銳熾烈，則吾人為自救為互利計，對於英方實不能不致其忠告。

我國財政經濟狀況，亟待外資整理補苴，自屬無可諱言。唯所謂投資，第一應無政治意味而純為經濟上生產的借款。處現階段下之列強借款，雖無一無政治之意味，侵略之性質，然而所得結果，徒其陷於經濟恐慌深淵與政治危機中，此為英人所素知，當無待吾人之煩言。故依吾人之意，英國於李氏調查之後，果有意對華借款，首應表明借款之性質。如其不然，則對我徒增負擔，滅殺人民購買力，即列強之對華角逐，亦將愈增其尖銳之程度，列強對華角逐之程度增加，非我國之福，同時亦世界之不幸也。復次，則為確立幣制問題。我國幣制，紊亂不堪，此為中外有目共觀之事實，不必為諱，

即我幣制之需要一番大整理大改革，亦為中外識者所共認；唯各國有各國之經濟發展形態，因之各國即各有其不同之幣制，削足適履，固有未可，即越級而登，亦虞顛躓；我國將來之幣制，無論其改用金本位制，或金匯兌本位制乃至仍用銀本位制，就現局整理改造，吾人均望李氏能以極客觀之態度，吻

合我國國情，與我政府討論，歸報英國政府；至如沙遜氏所倡鎊券計劃，吾人姑不論實行上有無阻礙，國際金融鬥爭是否因此愈趨激烈，然則我金融幣制屬於鎊集團，使我外匯隨鎊之漲落以漲落，殊非英國友誼的援助我國樹立幣制之道，亦非英國所以善處遠東複雜微妙形勢之道。

吾人於李氏之來，極為珍重，誠以李氏之印象舉措方針如何，所關於我國經濟前途者，固至為鉅大，而關於遠東局勢中英日之消長磨擦，亦至為鉅大。用特於李氏旅途途中一抒吾人所見，唯李氏及英國時賢察之！

### 李滋羅斯抵日之後

北平晨報

英國財政顧問李滋羅斯，前奉其本國政府派遣，來華調查經濟與財政情形。李於來華途中，先到日本訪問其外交財政當局及經濟界首腦人物，已於日前行抵橫濱，今明兩日即將與其政府要人會見。李足跡甫到日本

國境之際，其政府代理人與輿論界，即對李作種種觀察、希望，至有李氏將勸中國參加英國金鎊集團之揣測。關於此點，李對往訪記者，已予明白否認。李在英國政界與經濟界，資望甚高，吾人在其奉派來華消息傳來

之日，即已詳加介紹；其來華使命，自應爲日方所重視。英國在遠東之經濟勢力，日形衰微，其需要製成有效方案，使之趨於穩定，自無疑義。李氏亦稱：「渠此行使命，在調查中國目前所遭遇之經濟與財政問題，報告英國政府」。於其訪日目的，則云：「欲與其官場與金融家交換關於英日對華關係之觀點」。其所以如此者，則因：「英日兩國對華具有共同利益」之故。李於談話中，並不否認此來之與英日通商關係之調節問題有關，則李氏來華使命，其影響中日個別或共同經濟利益者之大，自可想見。

更據日本日日新聞推測：「英國政府，如欲復興其在華之經濟勢力，必須對日讓步。」其意若曰：英國在華經濟勢力之能否復興，日本實操其鍵，易詞言之，英國對日，如不許以某種利益或便利，必難償其所欲。其心目中希望英國對之讓步之對象，殆指英國自治領與殖民地內日本之商業利益而言。觀於兩年來英國自治領與殖民地內抵制日貨運動之洶湧熱烈，使日貨傾銷遭受重大打擊，當可證明此項觀測之有據。惟英國之對外貿易，幾純以其自治領與殖民地爲主要根據地。據一九二九年之貿易統計：英貨之輸出於澳洲者，爲百分之七·五；坎拿大者，百分之五·五；南非者，百分之四·五，新西蘭者，百分之三；印度最多，爲百分之十·七五。

。合共百分之三十以上。自一九三一年以後，英國對外貿易，日趨逆轉，其視爲禁錮之自治領與殖民地，自更不容外人染指。日貨以生產費最低見稱於世，英國對之之深閉固拒，尤爲勢理之常。故英國能否因欲穩定其遠東經濟勢力之故，遂變更其排擠日貨之自保政策，實爲今後英日關係之謎。惟日本之必將乘機對英提出要求，取銷對日所施之「額定制」，則屬無疑。所不可知者，祇英國之能否接受耳。

觀於李滋羅斯抵日後之日本輿論，可見其對英所抱之願望，爲以中國之經濟利益，換取英國自治領與殖民地內之經濟利益。日本亦深知，排除歐美在華勢力之根本政策，非短期所能完成。顧又不能放棄其東亞主人之地位，故於他人之企圖在華伸張其經濟勢力者，必乘機以交換條件相要挾，要挾不遂，則用種種方法，加以阻撓。英國知其然，故李氏於來華之前，訪問日本當局，與之交換關於英日對華關係之觀點。其能否一致，自尙有待於事實證明；然英國之重視日本在華地位，從可知矣。國際最雄辯者，無過於

### 英國經濟使節與日本

英國特派來華經濟使節李滋羅斯氏業已抵日，聞其對日本當局表示：「此來使命，係以開發經濟爲中心，關於刷新中國財

「力」。英人所最信仰者，尤無過於「力」。故吾人對李氏之來華，不必抱有如何之重大期待。我惟有努力謀秩序之安定，政治之修明，經濟之甦生。其樂對我予以善意提攜者，我自應接受其善意，予以提攜，惟絕不乞其憐恤。中國在平等條件之下，歡迎友邦投資，並願與國際合作，但如北洋時之誘致投資，預伏將來禍根，實已爲時勢所不許。我願以經濟與財政情形公開於世界友邦之前，李氏來華，自應予以調查上之種種便利。此爲我對友邦人士應盡之責，尤以對華負有「經濟使命」之李氏，更應盡其最大最善之努力，使之有收穫而歸，李氏在兩週之內，即可蒞臨中土，我外交與財政當局，長已有何準備？我經濟界之領袖人物，曾預定有何陳述？爲日已促，亟應早爲之謀。茲所請準備者，當非迎候，導引，歡宴與舉杯祝健康不著邊際之演說所能盡。非惟需要對己對人透澈認識，抑且需要利己利人之切要論斷，其未可操切從事，自不待言，此吾人所欲當局與有力人士及早籌維者也。幸注意焉。（九月八日）

北平晨報

政，加以調查。英政府因關於中國幣制問題與經濟狀況之傳說，殊多紛歧，故欲獲得最確切之情報」。又謂：「英政府未授以對華

經濟援助任何談判之權，英政府關於中國經濟復興事，願密切與日本政府接觸。由此觀之，則李滋羅斯氏此來，不過負責調查責任而已。聞日本廣田外相曾對李滋羅斯氏說明日本態度，大意謂：「日本之大陸發展，乃國民發展上不得已之舉，故英法有確認日本在遠東所處地位之必要，且斷難依據日英間之協定，而分割中國市場。」此外廣田氏更明白表示：「對華經濟調查團派遣問題，現在殊無必要。對華共同借款，亦於中國自力更生無補，故日本礙難贊成此項提議。」由廣田氏所言觀之，則日本對於英國調查中國經濟狀況，雖無辭可以反對，但對於進一步計劃，則顯然堅持異議。廣田氏所言，無非間接說明去年四月十七日所發表之一天羽聲明，易調言之，即東亞之事，勿勞歐美國家過問。今後日本對於中國任何問題，不能與歐美各國合作，日本自有其單獨進行之政策。吾人於此，所當深刻認識者，即日本對華政策，已有其堅牢不拔之決心，固非歐美所能動其毫末也。

李滋羅斯氏來華，不特我國甚為重視，即日本亦極為注目。故其到日也，彼邦當局首先通知其對華方針，使李滋羅斯氏有所躊躇，而繼李滋羅斯氏而來者，尚有法美各國經濟使節，亦將因此而不能有所作為。各國特派經濟使節來華，第一目的，固在調查實情，但僅為調查，則意義尚難貫徹，其第二目的，自在援助中國恢復繁榮，無待煩言。各國俱受不景氣影響，殊難促進其工商業之發展，甚或不能保持其固有之地位。中國為世界上最大市場，中國之購買力若得增強，各國即可進展其對華貿易。倘第二步不能做到，則調查究屬徒勞。我國對於建設及復興事業，需要外資，自屬不少。各國不含政治的作用，或武力的背景，純粹以經濟利益為前提，則中國決無不歡迎之理。國際間投資，本屬兩利之道，任何國家，皆不能不利用外資，以補充其國內資力之不足。國際投資通例，皆以商業為目的。惟世界上強弱不一，強者恆藉投資以壓迫弱者。或以政治的壓力，攫取經濟上權益。更以經濟上權益，以增強其政治的壓力。凡此事實，皆為構成近世外交史之資料，無待煩言者也。英美各國倘能排除此種疑惑，則對華投資問題，雖有極大障礙，仍不能謂為無望也。

英美各國果欲援助中國迅速進展其建設及復興事業，縱使以借款形式，殊多阻礙，而中國儘可於歐美市場發行某種事業公司之債券。國際間私人企業發售債券或股票，本極常事，第三者無干與餘地。故於對華投資問題，只要各國能認清某種事業，在中國極為有望，有援助價值，有投資利益，即可實行，無所用其遲疑顧慮。吾人對於任何國家，決無厚薄，彼此互利，何樂不為！是以今日問題，首在歐美對於對華投資問題，是正有正確認識。各國使節來華切實調查，於認識上，當有較大貢獻。我國於其來臨也，亦當盡量提出真實材料，以供參考。我欲求醫，不必諱疾。况我之疾，已為世人所周知，不必諱亦不能諱。且各國使節皆屬專家，即使投資未易實現，而其意見，亦足以指示我國今後應走之徑途，則我於自力範圍內，亦可設法更生。我之建設及復興事業，不特需要巨額經費，且亦需要多量技術人才。經費即有辦法，人才亦非嗟咄之間所得造就。是以中國固希望各國有善意的巨額投資，但同時更希望各國盡量提供其特有之技術，以促成中國之發展。

李滋羅斯氏於認識日本對華基本政策之後，應就英國立場，研究其援助中國建設及復興事業之有效方法。英所以自處者，究應如何，為中國所以自謀者，究應如何，皆當有周密之考慮。此吾人所以亟欲一聽李滋羅斯氏過日後之感想也。（九月十二日）

## 歐美投資與中國

北平晨報

英國經濟特使李滋羅斯氏業已由日首途

來華，於瀕行時，曾謂其在日兩週與各方交

掩意見結果，所得結論如下：「日本深信以歐美經濟觀念，考慮中國經濟情勢，為最正確之空想。中國經濟具有龐大混沌及彈力，人人須認識其特殊性。凡為恢復中國經濟之借款，或信用制度之協定，未必即使中國繁榮。中國之繁榮及經濟之恢復，依其自力更生，始可達到。一此乃日本各方面所給予李滋羅斯氏之印象，而李氏之感想如何，尙未可得聞也。吾人今就上述若論，加以分析解剖，以研討日本人士意見是否正確。中國經濟組織與歐美不同，此乃經濟構造殊異之結果，無待煩言。中國經濟，尙無健全組織，亦不必諱言。近年通都大埠，經濟組織，較前略有進步，然以與歐美比較，則不知落伍若干年。再就全國觀察，則經濟組織並無統系。各樹一幟，毫無統制。故以歐美人眼光，觀察中國經濟情勢，誠有不甚可解者。惟中國亦自有其固有之經濟組織與信用制度，在昔交通不便，經濟單位尙極狹小簡單時代，此項組織與制度，亦足以運用而促進各種事業。降及近年，經濟單位漸形擴大，舊有組織與制度，不足以適應時勢之需求，由舊組織而變為新組織，由舊制度而變為新制度，在過渡期內，自有許多不可解之現象發生。是以歐美人士觀察中國經濟情勢，於認識中國現實情況之外，更須了解中國經濟正在建設時期，不可純用歐美眼光觀察，亦不可

不用歐美眼光研究。中國經濟之前途，雖未必與歐美走同一途徑，然其大體，或不至與歐美原則相異。中國因全國經濟連繫，並不十分密切，故從表面觀察，或有富於彈性之觀，一按實際，決非如是。此其一。

中國窮困，於今年國際貿易情勢，即可觀察無遺。人民購買力萎縮，已不可諱。又因農村金融乾澀，以及天災匪禍之故，生產力亦日益衰退。而中國新興事業正待建設者，至為繁賸，若非利用外資，則建設事業必難於較短期間內，俱得完成。吾人雖自信自力可以更生，但於自力不足之時，不能不希望外資予以援助。日本當日俄戰後，財政經濟兩陷困難之際，欲一舉而創辦南滿公司，亦不得不在外國市場設法募債。即現時日本亦常運用外資，以謀國內事業之進展。則利用外資與自力更生，并不衝突。現代國家無一國不利用外資者，蓋經濟連繫已越過國家境界，而進入國際舞台。整個世界成一經濟單位，則互相調劑，本屬互利之道。甲國有餘資可以投下生產事業，而苦無途徑，乙國有生產事業待舉，而苦無資力可以興辦，則乙國利用甲國資本，在乙國固屬有利，在甲國亦屬有益。資本不能生利，損失最大。惟投資有國際原則，彼此果能遵守不渝，當然可行。若謂自力更生，即不可利用外資，此不獨為現在世界經濟組織所不許，抑亦為現

代經濟生活所不能。日本人士謂關於對華實行借款，或為信用制度之協定，於恢復中國繁榮，未必有益，此縱非有特殊作用，亦非從經濟立場下此結論也。吾人不希望各國為政治的借款，亦不希望各國為名實不符之借款，惟吾人希望各國人士考察中國建設事業實況，而自動的為善意之投資耳。

吾恆覺日本人士對於中國任何情勢，皆為含有成見之觀察。今日姑無論歐美各國有無餘力在華投資，而日本之不願各國投資，蓋極顯然。意阿之事，如箭在弦，不能不發。所成爲問題者，僅英意戰事耳。倘英意不幸衝突，則戰禍所及，或將蔓延全球，而歐洲局勢，必爲之大變，是歐美投資，更說不到。是以在此種國際情形之下，討論投資問題，近於無的放矢。惟李滋羅斯氏行將抵華，與我各方人士接洽，當亦不外爲將來投資之準備工作，則先述所懷，以告歐美人，或可爲其對華獲得正確認識之一助。中國不願倚賴外力，猶其不願受外人壓迫，同一心理，同一堅決。利用外資與自力更生，明爲兩事，不可混爲一談，此不但國人應有明晰之分別，即外國人士亦當劃清其界綫也。

（九月二十日）

## 李滋羅斯來華之意義及吾人應有之認識

天津益世報

英國政府近為欲明瞭我國之經濟情況，特派其首席經濟顧問李滋羅斯爵士來華考察，據最近電訊氏於下月六日即將取道日本來華，駐日英大使亞萊武並於日前通知日外相廣田，告以此事，李氏在日並擬逗留二週，充分聽取日本朝野對華經濟問題之意見。李氏此行意義之重大及其使命之非同尋常，業已引起國際間之相當注意；國人對此，亦頗為矚目，茲就吾人所見，略為論述，一以推論李氏此來之使命；再以說明吾人應有之認識。

查李氏為英國第一流之財政家，氏於一九零九年即參加財政部，歷任首相機要秘書（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三年），賠款委員會金融部英國代表（一九二零—一九二五年），財政部副審計官（一九二五—一九三二），海牙會議英國主要金融專門委員（一九二九—一九三零），國債委員會主席（一九三一—一九三二），世界經濟會議預備委員會英國代表及委員等要職。自一九三二年起任英政府首席經濟顧問，以迄於今。此次李氏奉命來華，一方面固足規英政府對華經濟之重視，另一方面尤可見李氏在啓行之前，定已有相當之接洽，而抵華之前，途中復有種種之佈置，此行決非同於普通之視察，且必須有相當之收穫，蓋可斷言。惟李

氏此行之企圖為何如乎？其所成就者將若何？吾人居今日而遽加判斷，雖不免失之過早，然根據各種情報及中英過去之經濟關係，加以推論，要亦事實所許可。據哈瓦斯倫敦十日電：「負責方面深信中國貨幣可與英鎊發生聯繫；確定平價之維持當不至需費過巨或危害英鎊集團，即規定一種匯價之基礎，有如阿根廷之「貝沙」然，換言之，即以英鎊為表現中國貨幣單位漲落之標準尺度。一般相信羅斯來華之主要使命為謀中國幣制之穩定及予南京政府以一筆國際借款，由各外國政府担保，俾增進對華之貿易。金融界相信鐵路借款之償付唯有賴於中國經濟繁榮恢復之結果，若貸款中國，用以付還積欠英國鐵道借款持券人之款項，則殊為失策。惟此種計劃，自必遭遇困難，第一當為日本政府之反對，此層羅斯爵士當力謀加以克服，彼將游說日本，俾瞭解此計劃並無政治背景；其目的僅在改善中國之地位，首蒙其利者當為日本之貿易。第二為貨幣問題之困難，三則國際借款倘由外國政府担保，議會恐將不予以核准，因各國預算均感不敷故也。……」

「表現中國貨幣單位漲落之標準尺度」。於此令吾人回想當年三四月間一度聞傳之沙遜爵士鎊券計劃，沙遜計劃現雖因中國人士之反對而成明日黃花，但當時頗得英倫之贊助與支持，則尚為吾人所記憶。沙遜鎊券制度與李氏之穩定中國幣值提案，兩者內容雖不必相同，且亦必有因果關係，但其同為欲中國加入英鎊集團之意義固異曲而同工也。誠以產業先進國對於殖民地之支配，幣制統治乃其主要之一，蓋必兩國處於同一貨幣本位之下，宗主國之金融勢力，始得在殖民地取得優越之支配權，而其對殖民地之貿易，亦得突飛進展。李氏穩定中國幣值之具體方案，吾人今日雖無從探悉，加以評論，但在李氏之計劃中理想中國貨幣必須依英鎊價格之漲落為漲落，此則絕無可疑。蓋如中國之貨幣價值以英鎊價格為標準，則我國之進口商人可以鎊值定價，即可以免去匯兌上之風險及節省套匯之麻煩，此舉之足以刺激英國對華之輸出貿易，較之匯兌傾銷尤為有效；且因金融之統轄而獲得在華之經濟的及財政的優先權，尤為必然之收穫。更有進者：英國近年來之對華輸出，固早已落在日美之後，即以去年而論，英貨進口總值僅占我國進口貨總值百分之十二，美國則占百分之二十六，日本占百分之二二。二一。吾人即將香港併入對英貿易之下，將台灣、朝鮮及關東租借地併入對日貿易之下，英國輸入亦僅



占總輸入值約百分之十五，日本約占百分之十四。惟日本對東北之貿易尚未併入計算，若將日本對滿洲之輸出計入，則事實上日本對華輸出且超過於美國，英更無論矣。英美日三國對華貿易之比重，固自歐戰以來即已如此，無足詫異，但就英國對華輸出之絕對數而論，近年來之萎縮實至顯著，如英國（不包含香港在內）一九三二年之對華輸出為一八五·七零二千元，三三年減為一五四·零四一千元，三四年更降而為一二四·六四七千元。英政府對此種貿易之萎縮自必十分關懷；李氏此來當必以研究如何增進英國對華貿易為第一義，其所採取之手段當為穩定中國幣值，誘致中國加入英鎊集團，此種對策表面上似為援助我國之經濟發展，實質上則純為英國自己商務打算，此吾人之所應認識者一也。但英政府將如何實行穩定我國之幣值，換言之，即以何種方法誘致我國加入英鎊集團，此則大有研究之餘地。依吾人之見，李氏之建議或不外由英政府借款與中國，以作維持中國貨幣與金鎊平價之平準基金，此項借款不必實際由英國支出，而僅於平價發生變動時以之供買進或賣出外匯之用，此種外匯平準基金所需自必甚巨，但借款既非實際付出，而僅為一種信用(Credit)支付，則以匯豐銀行在華資力之雄厚，非不能担負此項任務也明甚。日本傳說之英國投資計劃及前所醞釀之英鎊借款，雖不必與幣制改

革論併為一談，但兩者必有相當之聯繫，此則吾人敢於深信者。

以上吾人已略述李滋羅斯來華之主要使命在改革中國之幣制，誘致我國加入英鎊集團，而國際借款或英鎊借款尚不過為改革中國幣制之一種手段。惟此項種計劃現之可能性如何，不無疑問。茲再就目前中國之國際環境一為推論之。

夫中國為各帝國主義者角逐之殖民地市場，英國以歷史關係，與我經濟關係，原較他國為密切。惟自一九三一年以來，國際關係突變，東北四省，固無論矣，自河北事變解決後，開發華北經濟之聲，復洋洋盈耳。國際之均勢既被九一八之炮聲所打破，列強經濟上之平衡亦自華北問題轉入現階段而根本動搖。歐美各國，雖以困於歐洲大陸之多故，兼厄於世界經濟之恐慌，不得不穩忍含痛，不敢有積極之行動；但其決不肯放棄遠東，則為人所周知。前此美國經濟考察團之來華與此次李滋羅斯之奉節，其意義固同出一轍，惟兩方稍有不同者，即經濟考察團純為美國商人自動之組織，其目的為單純的增進中美兩國之貿易，別無政治之用心。李滋羅斯則奉英政府之使命，以英政府在遠東之利益為前提。李氏苟對中國有所建議，勢必須先得遠東關係國之同意與承認，此種關係國之最主要者，首推日本。日本自東變以後

絕對不願西歐各國對華有所染指，天羽聲明，固已明示此種態度，當國際借款聲浪濃厚時，日本更表示不願參加，並表示反對。故此次李滋羅斯來華，首先以疏通日本為第一義，並逆料日本之反對為此項計劃實施之最困難。但吾人所疑慮者，為李氏將如何說服(Covince)日本乎？因英方所主張者為國際投資，日本則主張單獨投資，且排斥國際投資惟恐不力，英國固主張中國為世界之中國，日本則高唱東亞門羅主義，不容歐美插足。英國主張對華作一般之援助，日本則方以其既定之計劃與步驟，作開發華北經濟之舉。凡此種種，均為日本國策所定，不容變更。雖以英日兩國過去國交之密切，李氏恐亦決難改變日本此種既定之國策，此吾人之敢於斷言者。國際借款或共同投資之必不能得到日本之承認，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則李氏之所能說服日本者何？依吾人之推測，若以穩定中國之幣價，而與英鎊相聯繫一事，獲得日本之諒解，或非絕不可能。蓋若使我國貨幣與英鎊維持一定之比率，英國之對華貿易固蒙其利，而日本亦可兼受其惠。此其理由，至為明顯，蓋今日世界貨幣本位可分為三大集團，美金英鎊與法郎是也。法

即在遠東無甚勢力，可置勿論，美元與金鎊則正在華爭爲牛耳。美國白銀政策之用意，除一般人所了解者外，實亦包含使中國幣制，成爲「美金集團」之一元的作用。美國所採取之步驟乃在白銀收買至相當之程度，銀價抬高到一定之標準後，此時必須進一步以救白銀價格之穩定；倘白銀對美金能以一定之比率穩定價格，則中國之鈔本位幣不難追隨美金價格之變動而變動，中國此時即有加入美金集團之必要與可能。但若就日本之立場言，則與其希望中國之加入美金集團毋寧以入英鎊集團爲有利，一以日本本國之對外匯兌亦惟英鎊之馬首是瞻，設中國貨幣與英鎊匯率歸於一定，則日本對華之匯兌亦可使之穩定，若兩者之匯率穩定於目前中國匯價之上，則亦足以刺激日本對華之輸出，此可與匯兌傾銷獲得同一之效果。李氏之所能游說日本，使其確信「此種計劃首蒙其利者常爲日本之貿易」，其意義或在斯乎！

綜上所論，李滋羅斯此行前途之展望，吾人可總結如下：

(一) 李滋羅斯來華之主要使命爲穩定我國幣值，誘致我國爲英鎊集團之一員，而國際投資或英鎊借款當不過爲穩定幣值之一種手段。

(二) 國際投資或貸款定必爲日本所反對，惟穩定中國幣值，即將中國貨幣與英鎊

相聯繫，則得日本之諒解，或非絕不可能。

(三) 設日本並此亦加反對，則李滋羅斯之使命或將僅以整理鐵路借款爲滿足，然則李氏之企圖，不得不歸於失敗矣。

(四) 李氏此行之能否成功，不在其抵華調查之後，而在其與日方接洽之時，即視其能否獲得日本之諒解以爲斷。其重要談判不在中國之京滬，而在日本之東京。

(五) 設李氏穩定中國幣值之計劃能以成功，則其最困難之問題將爲決定以何者爲國幣與英鎊之匯率，此項匯率之高下影響及於中國之對外貿易及物價水準至深且巨。復

### 英日關係的調整

天津益世報

英日關係，近數年來，常處於擺盪不定中。然自其表面觀之，彼此敵對之成分多，和善之成分少。此種狀態，與日固不利，與英亦不便。故日外相廣田就任後，即以調整兩國關係爲己任。近數月來，更特別積極。其主要表現，一爲召回駐英大使松平，欲以其歸國後之實地報告及進言爲基礎，進行具體方策之調整，俾確立日英恆久親善關係。駐英大使館商務參事官松山善一郎，爲日英兩國之通商關係調查，向政府作重要建議；亦於九月五日返國。其在英國，對於兩國關係之調查，亦屬甚殷。派政府經濟顧問李滋羅斯來華，名爲調查中國財政與經濟，實

次，匯率決定後，匯兌平準基金之籌措亦一問題，假令以英鎊爲中國貨幣之標準尺度，則此種基金之信用當不難由英政府供給，但若中國國際收支逆勢不予調整，則數萬萬元之平準基金數年內當不難流盡。

(六) 在此列強對華貨幣之角逐戰中，我國如不自己立定腳跟，慎重運用貨幣政策，以維持一國幣制之獨立性，則結果將成爲列強貨幣戰中之犧牲品，而中國之金融財政亦將由半殖民地走入徹底殖民地化。『兩害相權取其輕』，何去何從，願國人其熟思之！(八月十八、十九日)

則負有調整英日關係重要使命，觀其過美不停留而停留於日本，不先來中國而先去日本，且在日勾留至二星期之久，遍訪日本官場與金融家，交換關於英日對華之關係之觀點，不難想見。李氏近日之行動言談，其負有調整英日關係之重要使命亦非常顯然也。若問英國何以亟亟於對日關係之調整，吾人可以答曰：其原因有二，一爲英國在遠東殖民地之防護，在遠東商業之保障，特別其在華北經濟利益之維持，均有與日本磋商之必要。再英國外交，老成深算，唯一目的，在謀遠東一切經濟利益之穩定與保障。即就此點言，處目前狀況之下，亦殊有與日調

整關係之必要也。其前途如何？於此須了然日本之要求與英國可能的退讓。日本的要求，最先見於聯合社東京八日電，計有二項：（一）英國真正認識日本在東亞的地位，而確信英國仍依日本調協而得保持在東亞之諸權益；（二）與日本以積極協力。（二）英國應先打破包含各殖民地欲壟斷全世界寶庫之經濟工作之壁壘，而積極的與日協力。最近於李滋羅斯抵東京之前（九月三日）東京朝日新聞，亦發表同樣之論調。希望英國能充分的以同情態度了解日本之經濟與人口問題。若詳言之，即英國不欲謀對日關係之調整則已，如欲謀對日關係之調整，英國須做到兩點：（一）承認日本在我華北甚至全國之優越地位，以保障並安定其經濟之利益。（二）開放英國之殖民地，使資源缺乏人口過剩之日本得有所依附，使英國向東亞而高呼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得適用與英國各殖民地也。

關於第一項，英國不難加以承認，蓋英國之外交，素來最注意實際，不尚空想。此種優越地位，不承認又何益。復次，日本若與英國合作，與英國平分秋色，即前者所提出之一排除其他諸國在華之活動一原則，彼亦未始不可首肯。但關於第二項，開放殖民地與日本，英國必難允許，蓋英國不但有各殖民地之牽制，即就其經濟現狀，亦不能如

是辦理。而調整日英關係之困難或即在此乎。因之其前途，亦不容吾人樂觀。即萬一能有相當成就，我華北之地位不過易獨佔為相當的共佔，與吾人毫無利益可言。最後日本之所企圖者，為亞細亞集團經濟之完成，此則與英吉利集團經濟根本對抗。執此種種調

### 李滋羅斯來華之觀測

北平世界日報

因遠東市場上之貨幣戰爭日趨激化，美國白銀政策直接危及我國經濟而造成之恐慌情勢，對英國的遠東經濟利益有着莫大的影響，英國當局曾於兩月前決定派遣財政顧問李滋羅斯氏來華考察經濟狀況，特注意研究貨幣問題，此議決定之時，即通知我國，并告美法日義各政府，現李氏決定今日自倫敦啟程，先經加拿大，後過日本，然後再來我國，所以取道日本來華的用意，據傳乃為謀與該國有所商談之便利，此中意義如何，自可耐人尋味。尤足令人注意者，李氏乃英國政府舞台幕後之重要人物，彼久任英政府財政顧問，對英國政府界之影響，幾不下於聲威赫赫之鮑爾溫，此次專來遠東，自足以代表英國之一切，故其一舉一動，決不可等閑視之。

關於李氏來華之實際任務，外間已有多種傳說，有謂李氏經日將討論一般經濟情勢案，有謂李氏赴日時將與日當局進行若干懸

整英日關係云云，殊難有驚人之收穫。李氏在日之接洽，內容究竟如何，終未宣佈，昨已起程來華，甚盼其能與我國相見以誠，共謀東亞之繁榮。在平等互惠之原則下，吾人無絲毫成見，無分任何國家，均樂與周旋也。（九月十九日）

案之初步會商者，又有謂李氏將與日商洽海軍問題者。在李氏尚未到達日本之後，種種傳說，自難判定孰非，不過就英日現存關係而言，亦不能認為此等傳說絕無根據。而今日報載日外務當局對上述各傳說所發表之聲明，亦祇言某某傳說非事實，對英日兩國正進行友好之事實，並未加以否認。足見其虛虛實實之一般。

蓋今日之遠東形勢轉向關鍵，即在英日關係變化與否。英日關係究屬如何，此問題殊不能冒昧下一斷語，蓋以英日間雖有妥協，亦有矛盾也。試看過去數月間之情形，英集團與日本之間糾紛正多，如日加英鎊集團與日埃等衝突，自為顯著的事實；他如英本國蘭開夏對日惡感更深，尤為顯著。但英國對日衝突仍不及其對日妥協要求之程度；現在觀察英日關係動向，須首先注意英國現政府之性質：（一）保守黨政府以重工業資本家為其支持者，英日重工業市場並無衝突，猶

億六月間國際商會大會時，貝爾福爵士曾謂：「日貨競爭有益無損」。可見日本雖佔奪英國輕工業市場，尚不足以轉變英政府之意向。(二)保守黨政府更其堅持反蘇反美政策，因反蘇反美而不得不重走戰前之舊路線，防止蘇美在遠東勢力之發展，勢必取得日本好感不可。此所以松平由英返日時，英外相赫爾於餞別宴上，大呼：「英國人民深願使兩國諒解合作，此不僅為安定亞洲之所必要，且亦謀世界繁榮之所必要」。松平將此種好感的空氣帶回故國，其有刺激日政府對英親善之作用，當不問可知。事實上，日本之遠東發展得力於英國態度者已不少，日政府

絕不至忽視對英合作。然而英日關係終未達到戰前同盟之程度，僅兩國妥協工作在逐步進展之中而已。最近松平之返國，固不能不視為此種表現之一，而李滋羅斯之赴日，尤不能不視為積極的表現。

但李滋羅斯東來使命，乃以對華問題為主，似有將眼前之獨占路線變為分享路線之企圖。雖在日英親善逐步進展中，前途恐仍有重大癥結。倘種種癥結結果因李氏之游說而解消，則分享路線即有成功之可能，然此種路線成功，遠東形勢將愈為暗雲所低迷矣。(八月十日)

## 英日對華提攜

——李滋羅斯遊日之成績——

眼前的英帝國外交基調，恰如英外長赫爾十一日在國聯大會中所說在「準備與各國會同研究世界富源與各委任統治地重行分配辦法」；換言之，英國企圖以落後民族為犧牲來減少世界戰爭的危機。這種企圖所表現的意義，不外：(一)英政府為防止帝國的崩潰而竭力避免世界戰爭，(二)滿足那些盲目向外發展之諸國的欲望而使之不致侵及英帝之利益範圍，(三)趁分割世界之機會而擴張英帝國在落後民族中之利益，英國對義阿問題的態度固係產生於這樣外交基調，對遠

北平世界日報

東的一切舉措也莫不由此出發；一九三一年，遠東情勢激化以來，英國之所以隱忍不發者，正足以證明英國的真意所在，而最近的李滋羅斯遠涉重洋訪問中日，其目的就是與日本研究如何重行分配「世界富源」之一的中國。

李滋羅斯八月初間，由英初發，經加拿大而橫渡太平洋，本月六日始抵日本橫濱；九日至東京，十日上午晤日大藏次官津島及金融界領袖日銀總裁深井等，下午又訪日外務常務局廣田及重光；十三日且與大藏省高橋

作深切之談話，十七日入覲日皇，十九日離日而來華。總計李氏滯日期間不過兩週，而在此兩週中，李氏活動遍及外藏兩省及金融界，姑不問其活動成績如何，但且活動之意義則不可忽視。據李氏抵日時之談話，其「來游日本乃欲與日當局及財政家交換英日在華關係之意見，」或兼及英日之商業關係；從此可知李氏擬依據其觀察所得，使中國本位幣與金鎊發生連繫，並請求日本之諒解與協助而保全英國在華勢力範圍。然而日本之意見似不能符合李氏之願望。

日外相廣田業已公開表明日本之態度，認為「日本之大陸發展，乃屬國民發展上不得已之舉，故英國有確認日本遠東所處地位之必要，且斷難贊同依據日英間協定之中國市場之分割」。至於日本之所以斷難贊同英國分割中國市場計劃者，其理由為「英國屬地遍於全世界，英各自由領與殖民地均有排日之舉，且對於日貨之輸入厲行限制，故結果日本衆多之人口與商貨不得不注意於「滿洲國」與中國。從這種理由中，我們可以看出日本的暗示，即英國若予日本以對英屬領移民及貿易之便利，則日本也未嘗不可在某種程度上贊助英國分割計劃。然而渥大瓦會議後的英帝國也未必能滿足日本之希望的。

英日的提攜，如上所述，不免遇到這樣最困難的癥結，即英國主張中國市場的分割

而日本希望太平洋市場的分割。這種矛盾之存在與消滅，不僅影響於中國前途，且影響於太平洋之國際對立的形勢。就矛盾存在方面說，日漸衰微的英國在華經濟利益今後勢必歸於傾覆；就矛盾之消滅方面說，英國的富源重行分配計劃成功，戰後在遠東進步最速的美國勢力即有退出中國之可能。若以中國立場而論，英國重行分配富源辦法之能否實現，雖在李氏重游日本之後，始可看出。

## 告李滋羅斯

北平世界日報

李滋羅斯氏口於昨日來華矣。羅斯氏此來，乃啣英政府之正式使命，來華調查經濟，且視察英國在華投資狀況，俾有所改進中英間之經濟關係，或作為再建中英經濟之資本。無論如何，羅斯氏此來對我國經濟將產生之影響，決非等閒。吾人身為東道主，對此秉承國家使命，遠道來訪之貴客，除表示應有之歡迎外，自當力持東道主之身份，易言之，即當處處明示我國固有立場，以防其或有之偏見與誤解。吾人根據此點，願告數言。

一，羅斯氏應知中國乃遠東未來唯一最有發展希望之獨立國家，其民族之生存力不弱於任何文明種族，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均無須他人越俎代庖。中國經濟開發之條件，其本身完全無缺，所以遲遲未能儘量發

但展者不問其成功與否，對於中國只有嚴重的打擊，而不會產生什麼良好結果。

總之，環繞於中國的鬥爭是與日俱烈，李滋羅斯訪問遠東不過這種劇烈鬥爭的表現之一，然而中國在這劇烈的鬥爭中如何樹立不被「重行分配」的對策，這是當局應該慎重考慮的問題。我們首須決定的，是只能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才能談到任何經濟合作，對於李滋羅斯之來，尤應表示這種意志。

展者，徒以列強事事從中阻撓之故。正因橫受阻撓故中國發展運動之初步不得不表現為澈底反帝之民族戰爭。此種步驟，在他人視之，或不謂然，在中國民族視之，則為必由之徑。羅斯氏其具有此種觀念乎？抑抱普通殖民地拓殖者之單純暴虐見解而來中國乎？吾人願羅斯氏思之。羅斯氏誠知中國民族不可侮，誠知中國不願在他人覆翼之下，誠知列強在華勢力不除，中國經濟即無由開發，且足以促進中國民族從事最後解決之鬥志，則此來正合時宜，正好乘此清算中英兩國間過去惡劣之關係，重行建立平等互惠之友好精神，於兩國前途，皆無裨益。若徒以侵略操縱為能事，縱令以圓滑欺騙之外交手腕，置我於陷阱之地，復以雄厚之武裝力量，脅我屈從，我國局部之人可甘，我全民族決不

能甘。羅斯氏乃有修養之政治家及經濟家，當知民族興衰之自然法則，尤當知五四後中國對英之歷史經驗如何！

二，羅斯氏應知目前之國際關係已愈趨惡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危機，旦夕將臨，戰禍一發，英帝國之霸權必受二重勢力之摧毀；一為殖民地之自決運動，一為野心國家之乘機攫奪其領土，此二重勢力實為英帝國存在之致命傷。英國不欲避免戰爭則已，若欲避免戰爭，（實際英帝國正畏懼戰爭爆發，於彼不利）則當捐棄傳統之殖民地分割或有條件之殖民地權益讓與之外交慣技，而與弱小民族作誠意之攜手。與弱小民族攜手，不過交還前此以非法手段得來之權利，此外尚不可以保留基於互惠原則之利益，若與其他列強計劃殖民地之分割，或講求權益讓與，匪獨不能避免戰爭，且將速戰爭之早發，蓋資本主義列強之慾壑難填，愈調和而矛盾愈深，矛盾愈深遂不免於一戰，此乃事理之固然。且中國因客觀環境之所迫，無論有意識或無意識，必走下列兩條路線，其一接受列強平等互惠之援助，其一爆發反帝之民族鬥爭。此鬥爭之潛力已植根於過去數十年民族運動之精神上與夫全民族之解放要求上，一旦大戰爆發，必將揮其全能。蓋吾人已認識大戰，亦不失為弱小民族解放之機會，決不致坐視時機之喪失。羅斯氏若能知此則應盡去其或有之偏見與誤解，捐棄其犧牲弱小

民族以求得全英帝國利益範圍之錯誤企圖，而誠心援助中國之發展，否則，吾人遲早必示以可假借之民族鬥爭。總之，我國之立場在維持一切固有主權，既反對有形之政治分

割，亦反對無形之經濟分弊。羅斯氏應先就此點加以深刻之認識，然後進行其經濟活動，我國亦應嚴守自身立場以與羅斯氏相周旋。（九月二十二日）

## 羅斯爵士在日本

北平世界日報

在全世界萬目睽睽之下，英國政府顧問羅斯爵士，現已行抵日本，作上賓於東京矣。

英政府雖於爵士之道經日本，否認負有代表英國，與日本談判全盤問題之使命，然談笑俄頃之間，雙方殆不免將舉世足以引起兩國間關係之利害關係，加以全盤考慮，於雙方之消長盈虛，徘徊進退，作意味雋永之交換意見歟？

英日者，當世之兩大工業國也，值此世界經濟動搖之際，兩國關係能否得圓滿結果於樽俎間，殆為任何人所不敢遽作肯定之答案；良以橫着在兩國之前者，有兩大問題：其一為工業品之出路又，其一則為原料市場之獨佔；尤以兩國之因為在世界棉毛紡織品市場，有棋逢敵手之觀，故對壘之狀態，尤見緊張，此中癥結，可分兩點說明

第一：英國自一九三一年放棄銀本位以來，雖已將培養倫敦成為世界獨步的金融中心之幻想，毅然束諸高閣，但退一步以造成鎊本位國家之集團計劃，則為四年以來之一

種立國基本方針，此其理由，簡單而明瞭；蓋所謂大列強之生命線，端在於廣大之殖民地，誠使英國不獲彼殖民地低廉之原料輸入，則英人工業生產品之高度利潤，將有一部分喪其憑藉；況遭此世界經濟危機時代，英人愈不得不依賴低廉的原料輸入，藉以彌補恐慌之損失；亦惟有廣大之殖民地，而後昂貴之工業品仍得維持其銷場。本此論據，於是英人一面以關稅優惠政策，排擠非不列顛之工業品於大英帝國大門之外，另一面以匯兌與資本發行之管理政策，將不列顛對於所控制之殖民地收支關係，盤旋於鎊本位中心。陣勢若斯，與之對壘者，乃不能不對此大集團經濟，生望而却步之感，日本其尤著者也；然則日本今欲以所謂原則，開放英帝國門戶，是何異變相的希冀英人日撤其陣線，矛盾之大，果有可調解者乎？

第二：日本自一九三一年以來，在東亞顯已成爲銳不可當而極活躍之勢力，本彼大陸政策進行之方針，列強之於東亞，誰不低頭，然則羅斯爵士之昂然至東京，究竟負何

任務，作何周旋，自屬高深莫測；但就彼所發表之言論而言，日人指爲彼所最關心者，乃英國過去數十年間之在華投資之利益問題，是不失爲深刻之論斷，蓋若視此爲「零碎問題」，宜非英人本意也，若謂不僅若此，信如某立法院委員所謂兼及討債與投資兩端，則問題更不簡單矣！

於此二端言之，盤梗於英日間之問題，在過去爲未決之糾紛，在將來爲糾紛之醞釀，而日本尤善於運用時會，當此地中海緊張之候，針對英國之所謂生命線，與地中海風雲作桴鼓相應之提示，徵諸大不列顛近年在遠東之陣綫，漸取退却姿勢，則英日折衝雖不容遽作肯定答案，謂爲妥協有何可能，然糾紛而遽形尖銳，亦非當然之結論也。

（九月十日）

救災如救火  
救入須救澈

## 李滋羅斯入京

天津大公報

英國財政名家李滋羅斯氏，前日到滬，昨夜入京，將開始執行其考察中國財政經濟之使命。茲將簡述歡迎之意，並述及國際上對中國經濟問題應有之認識焉。羅氏參預英國財政事業，逾二十年，近歲地位日隆，自一九三二年，為英財政部總顧問，於國際經濟財政之會議中，屢次代表英國，蓋誠英國現代財政界之權威也。職是之故，其在本國，職務殊忙，關係尤大，今乃銜英開之命，專為考察中國經濟財政而來遠東，此為充分表示英政府對華之好意，而特值稱感者也。

羅氏由英倫啓行之日，自稱職在考察，毫無成見，到日本時，發表談話亦然，昨與滬報界，亦只有簡單談片。故在此尙未開始考察中國事能以前，而欲揣摩並判斷羅氏對中國財政經濟之意見進而估量其此次來華之效果，誠未免失之過早也。雖然，有一點應為中國人民所預表謝意者。中國經濟問題甚為嚴重，財政基礎，亦不健全，其解決危機之道，將首賴良好之智識。如羅氏者，以現代權威，英國重鎮，而今將為中國經濟財政問題，特費較長時間，攷察其癥結，進而本其豐富精湛之智識，而有所建議焉；中國經濟，如一病人，今乃有知名專科醫士，遠道而來，為之診視，此當然為貴重有益之事也。

吾人今日可以紹介民意，歡迎嘉賓者，止此，至於羅氏考察後將建議如何意見，建議後將發生如何效果？俱非此時所可豫斷，更難豫為具體探討。不過中國之立場，有可言者。聞此次羅氏過日，日當局曾告以日方對華之觀點，大抵以為中國利在自力更生，不勞強加援助。此言誠是，但須正解。中國振興國民經濟之道根本上原在自己作主，自己努力，惟所謂自力更生者，宜解為不受任何外國壟斷支配，不以中國附入所謂任何經濟集團，預劃範圍，以為迎拒。中國須永保其經濟的自主自由之權不受任何外力之干涉。然同時中國於國際上，乃主張互助，絕非深閉固拒之意，凡諒解同情中國經濟的立國之原則者，中國極歡迎合作，對於貿易關係重大之友邦尤然。中國在其建設途中，其有以平等互利之條件願投資者，中國自不拒絕，但其性質，應限於純經濟的，而非政治的。中國歡迎與各友邦增進經濟關係，但反對任何壟斷性質之企圖。

吾人本此意以論中英經濟關係，則近年

### 歡迎李滋羅斯並為進一言

天津益世報

英政府首席經濟顧問李滋羅斯爵士，啣調查中國經濟財政之使命，取道日本，業已

中英國交，情狀良好，英國於政治上，並無不利中國之意，故此來羅氏來華考察，中國認為純粹友誼，絕非志在壟斷支配而來。是以吾人相信羅氏將來果有所建議，定將受好意的考量，倘羅氏此行能有以增進商務，裨益兩國者，原則上必為中國所歡迎也。至於吾人所能進言於羅氏者，則以為羅氏須認識遠東經濟之維持與進步，應以和平穩定為前提。而穩定之道，則以中國國家之健全發展為根本。倘中國國家之統一獨立，在危殆狀態中，將無從論經濟，更不堪言商務也。中國國內政上，嘗有不少之困難，但近年已逐漸克服，人才技術，亦年有進境，而中國原以和平為國策，絕不以侵害他國為事，故誠能使無外力之侵凌，則中國建設，充分有望，此當為世界公共之利益也。羅氏今於中國國運艱難之日，代表英政府來華考察，於此根本一點，宜先有明確認識。夫英國在華商務，有一世紀以上之歷史，即在近年，仍居第一位，其關心中國，應非徒然，羅氏此來，其關於英國在華商務前途者甚重。吾人既嘉其勞，甚願其為廣泛及深厚之考察，以資英國朝野對於遠東大勢之了解也。（九月廿三日）

於昨日抵滬。李氏於六日抵日，滯東京者約旬日，迭與廣田外相，高橋藏相，以及官方

有力者相接觸，商談關於中國之經濟事情，據聞其所得日方之結論如下：「日本深信以歐美經濟觀念，考察中國經濟情形，為不正確之空想。中國經濟有龐大混沌及彈力，人需認識其特異性，凡為恢復中國經濟實行之借款，或信用制度之協定，未必即使中國繁榮，中國之繁榮及經濟之恢復須以其自力更生，始可達到」。又據東京十四日電通社電：「關於對華援助之李滋羅斯所擬方案，迄今雖未向日方提示任何具體案，但依氏該設種種假定事例，以試探日方意向情形觀測，則英方企圖，似大體如下：一做『滿州國』之先例，以銀紙幣本位，而謀統一中國幣制；二，在敦倫及其他中心地點，設置貿易結算信用機關，以圖促進對華貿易。惟日方似將視上述辦法，均屬不合中國實情，而拒絕合作，並力主當由中國依據自力，講求更生之策」云。以上所傳，雖對於李氏來華之意，尚不免揣測之辭，但日本對於英方之建議未能同意，且隱隱然表示日方拒絕英美各國之投資及一切援助中國之舉，則其顯然。夫李氏此行之所以取道日本，誠以英國明知如在華欲有所設施，勢必須取得日本之諒解與同意故也，今日日本之態度既已如此，則羅氏此行之能否不辱使命，殊令吾人不無疑問，惟李氏此行之成效如何，吾人可暫置諸不問，因聞李氏於視察中國決定其立論之當否後，擬再折返日本，提示具體方案與日方從事協議。且李氏此次在日協商結果雖似不甚圓滿，但國際間本祇有利害，別無感情，李氏行篋中或另有其『錦囊妙計』，足使日本同意英國在華之對策，亦未可知。故吾人

對於李氏此次在日本協議所得之諒解為何，有無成就，可勿深究。際此李氏足履華土，開始其調查我國之經濟狀況時，願一陳我國民之希望，兼以示吾人應有之立場焉。夫中國今日所遭受之國難，誠為空前所鮮有，言經濟則農村凋敝。工商破產，人民購買力薄弱，無以復加；兼以受水旱天災之襲擊，國民經濟日瀕於總的崩潰。言外憂則東北四省淪亡，華北屏羅盡夫，國際均勢概已破壞，欲圖苟安，亦不可得，今全國方在半殖民地而走向徹底殖民地化，此種局面，勿庸諱言。故欲圖中國經濟之復興與夫環境之改善，自非利用外力，得國際列強諸國之協助與同情不可。站在此種立場，則吾人對於任何國家派遣使節來華，圖謀『恢復疲敝之中國經濟』，要皆為我國所歡迎；而於此次英政府派遣財界第一流人物如李斯爵士，不遠千里，辱臨我國，以示英國關心我國經濟情況之一設，尤深感謝，但吾人願為鄭重聲明者即此種國際之援助，無論其採取任何方式，要以不妨礙一國之主權為限；經濟之，即此種援助，必須僅限於技術，經濟的；而不為政治的或『分贓式』的，若以經濟的援助為名，而實行其殖民地的分割，或以國際投資為條件，而實行其對華統治權之擴展，則吾人對於一國『獨占式』的併吞中國，固深反對；同時對於各國『分贓式』的割取市場，亦實不敢領教也。

據英人估計，目前英國在華投資總額，約達二萬八千萬鎊，中有百分之六十集中於長江流域，而以上海為中心，此外則天津廣州亦不在少。又據紐約泰晤士報美國遠東專家貝佛 (Nathaniel Peffer) 之計算，英國本部對華輸出當恐發生之前一年為九千萬美金，英帝國全部對華輸出則為三萬三千萬美金，但至一九三四年英帝國對華輸出已跌至二萬萬元美金。當恐慌之前一年，中國全部對外貿易總值約達三十五萬萬美金，至一九三四年則降至十萬萬金元左右，由以上數字，即可推知英國在華利害關係之密切，及其近年來所受中國對外貿易萎縮之打擊。另一方面，『滿州國』成立，固使英商之石油貿易遭受損害，平津之非常局面又使開灤煤礦及北甯津浦兩路受到影響（均與英國有資本關係），在此種情形下，英國如不願放棄遠東此一塊肥肉，則其派遣使節，以與日協商對華經濟關係之調整，實無寧視為當然，但吾人以爲中國經濟繁榮之恢復，與其以國際貸款而使能苟延殘喘，究不若根本救治之為迫切與必要。與其依靠外力，實不若求之於自助。執此以觀，則日人所稱『中國應依據自力，講求更生』，在原則上誠無可非議。惟此種自力必須真正之自力，既非歐美，亦非日本，斯可斷言。李氏此來，任務為何，因其諱莫如深，尙難臆斷，吾人甚望其於調查中國經濟情形之餘，以其專門之學識與經驗，對我國經濟建設，有所貢獻，則此種恢復中國經濟繁榮之誠言，對中國精神上之助力，或較國際貸款物質上的助力為尤大。中國之經濟如得恢復，則英國之對外貿易亦自必因而而增長；中英兩國之邦交亦必因而而更臻親密。此則為吾人馨香以禱者。不然者，若別具會心，希冀以對日在世界市場上之某種讓步或國際上之某種承認為條件，而使得瓜分中國市場之諒解；或以國際貸款為餌，而引誘我加入英鎊集團，則此種帶有政治背景之經濟調查，誠非我國國民之所敢聞命矣。（九月廿二日）



## 一周間之紗花 (九月十六日——廿一日) 陳濟成

本周紗花雖盤旋回漲，而市場人心未定，變化多端，毫無把握。大旨紗以歐局為轉移，花受天時之影響，故紗花二者，市況略有參差也。

據一般人言，地中海與東非洲戰事爆發，紗價將看高，日本三品紗於本周間一度飛漲十五元者，職是之故；亦有人言海外戰事擴大，則外幣匯率將愈廉，即中國幣價提高。就貨幣價值論者之推定，物價容有低落傾向，前說較為有力。故周初意阿空氣緊張，引起全世界之百物激昂，外棉一致趨漲。華南秋銷暢旺，人心振作，市盤步步上升，各月一齊穿出七十元關外，發現最近以來之新高峯矣。繼而意阿風聲和緩，日本紗花漸漸回落，且青島二十支寶萊紗存貨過剩，有來滬傾銷息，故遠期形勢轉萎云。

周初天氣欠佳，陰雨連綿，斯時新棉正在採摘之際，遭此雨水摧殘，收成未免減遜，到貨遂稀。同時歐局不甯，日本紗花暴漲，美印棉亦趨上游，尤以利物浦棉為烈。花價大有扶搖直上之勢，旋天時連日放晴，新棉來源日見增加，所有到貨，當日不能掃數售罄。一部份紗廠仍未恢復工作，原料需用，每覺過剩，因此套賣漸旺，市盤遂不克支持矣。

本周紗交：二十支金雞標標準紗共成交十七萬四千二百包，較上周多增九萬六千四百包。最高價為九月份之一百七十四元四角，較上周高峯漲二元四角；最低價為一月份之一百六十七元四角，較上周低峯跌六角。國產細絨標準花：共成四十二萬二千担，較上周多增十九萬二千三百担，最高價為二月份之三十二元六角五分，較上周高峯漲三角五分；最低價為十一月期之三十一元一角，較上周低峯跌一角五分。

## 一周間之紗花 (九月廿三日——廿八日) 陳濟成

本周紗花，一致趨漲。銷路暢旺，實為主因。標紗多頭堅持收貨，故本月交割為數有八千包之鉅。多方完全吸進，人心大見振作，散戶多頭加碼者亦不乏人。兼之棉市又堅硬，出口新棉增加，廠方需胃亦佳，紗花同時上漲，新買補空甚盛。惟在周末以外棉疲弱，大阪紗花回跌，市價稍軟。但市場人心尚佳，無甚慘落也。

紗本一周標紗堅挺，趨勢騰漲。報載歐局風雲和緩，粵幫秋銷不斷，同時花市需胃良好，出口又旺，因之人心異常興奮，大有扶搖直上之勢。雖日商空頭百計十小，利用廠方巨額交出，而多頭完全吸進，亦難成其所願。惟周末受外棉及大阪紗花疲軟影響，稍形回落耳。

花。本周標花續漲，蓋連日紗銷暢旺，廠需靈活，新棉出口增加，甯波姚花通州花到貨雖踴躍，絕無存積之憂。兼之通貨膨脹之謠，死灰復燃，匯兌虛弱，金價上升，青島日廠在滬購辦通棉，市象愈見挺秀，人心因之振作，棧面步步向榮，多頭乘勢加碼，空方恐慌爭補。惟周末外棉不振，來源增加，套賣漸湧，市價略跌兩三角之譜。

本周紗交：二十支金雞標標準紗共成交十二萬七千九百五十包，較上周少四萬六千二百五十包。最高價為九月份之一百七十四元五角，較上周高峯漲一角；最低價為一月份之一百六十八元二角；較上周低峯漲八角。

國產細絨標準花。共成交二十九萬七千一百担，較上周少十二萬四千九百担。最高價為二月份之三十二元九角，較上周高峯漲二角五分；最低價為十月期之卅一元二角五分，較上周低峯漲一角五分。

## 一周間之債市 (九月十六日——廿一日) 譚壽超

週初因意阿形勢之日趨嚴重，香港銀行之頭寸奇絀，引起大戶之拋空。嗣因市場套息僅做八元半、九元，趨胃頗濃，價格因以維

持不落，瞻望形勢，起伏範圍，雖較上週稍鉅，仍然不脫盤旋之局也。茲將六日市況分誌如後：

星期一（九月十六日），晨初開盤，四十八號拋售頗湧，裁兵等初僅小一二角，廿關以次，小逾半元。次盤裁兵關善續小一二角，廿關等反形稍回五分一角，惟正六再小二角。下午市勢成盤旋互有漲跌，正六復有拉提。收盤一致稍堅，結果較週六跌一角至角分半。

星期二（十七日）上午開盤四十八號等反出為入，各債均微好五分至三角。次盤徘徊趨疲。下午市開盤復再略回。收盤廣有堅意，較作均略漲五分至四角。

星期三（十八日）頭盤大致微疲，次盤又形略回。下午市仍維好面；惟九六獨趨堅強，逐盤上挺，收盤大率回小，九六則做九元八角及十元，回復兩星期前之市價。各債本日漲跌僅五分、角許之參差，九六獨漲四角及五角半云。

星期四（十九日）晨開各債一致趨堅，九六再漲四角及三角半。次盤各債再告微漲，而九六除近期漲五分外，遠期反小一角。下午一致微挫，九六本月復進十元關內，下月則為十元零一角。收盤形成徘徊，九六則再起漲風，本月為十元，下月以四十八號之狂吸而陡漲五角，統計一致趨漲，以九六下月漲五角、廿關本月漲四角為最鉅。

星期五（二十日）上午市開盤，互有漲落，多數不動，九六本月漲三角，下月反跌一角。次盤多頭掉期漸繁，見疲一二角，九六下月復站住五角。下午市兩盤仍廣續，掉期各續趨疲，僅本月九六微漲五分，下月微小一角，價格場利，均已平定。結果除九六外，各見小五分至四角半。

星期六（廿一日），頭盤瑕瑜互見，漲多跌少，多在角許間，次盤因抵補而回振。下午市開盤多數不動。收盤多則形微疲，綜計今日漲多跌少，以本月正六漲三角，本月裁二角半為較鉅云。

全週期貨成交數量，共計六千七百九十四萬五千。

## 一週間之債市

譚藝超

香港金融之不安定，引起滬市金融之恐慌，謠傳傍徨，加以國際形勢之日趨緊急，意阿問題將不復限於東非，歐洲諸國之備戰，遠東終將比前更為複雜；以故近來債市，因種種關係，欲漲又止，盤旋帶疲，九月份交割數量之驟減，足徵人民投資之觀望也。本週市況，分記於後：

星期一（九月二十三日）晨初開盤，十六號四十八號均有輸出，市價裁兵首小二角，至金短小四角。次盤多頭續有掉期，本月大致續疲，下月反有回堅。下午市補空較多，一致回好一二角，收盤瑕瑜互見，勢成盤旋，結果較上週跌五分至四角半間。

星期二（九月二十四日）本日為九月份最後一日，趨勢多方顯遭傾軋，惟大戶已掉結齊楚，本日本半為散戶，故上落不甚劇烈；上午開盤大率微疲五分至二角，次盤本月裁兵驟小七角，與下月形或倒掛，餘除本月廿關小三角半較鉅外，均屬平平。下午市：本月金短聚小四角半，餘大致本月略疲，下月帶堅，場利轉厚，收盤互有差參統計各小五分至七角五分。

星期三（九月廿五日）本日僅做十月份一月份期貨，成交極微，無可記者；除九六逐盤上漲三角五分外，餘祇限於五分上下。

星期四（九月廿六日）交所規定下月期貨，本在交割前開拍，後，以交易繁多手續不及，每月臨時改運，在交割後登場，十一月份業已恢復常態，於今日開做。上午開場：九關九善廿捲六月未能做出，餘均平平，次盤益呈開散。下午市更屬徘徊，無榮辱可言，結果僅五分一角之上落。

星期五（九月廿七日）划帳為一千六百九十三萬，交割為一千另八十六萬五千。

星期六（九月廿八日）晨初開盤，北幫猛售，各債驟小五六角

，金短下月跌七角為尤鉅。次盤實力派再有拋賣，廿捲以次，再小三四角。下午市復呈徘徊，收盤壓力復至，捲菸以次，跌勢愈趨愈猛，下月正六再降六角，九六亦入十元關內，綜計一致下降五角至一元三角五分。

本周期貨成交，共計五千五百五十萬五千。

### 一周間之金市 (九月十六日—廿一日) 王綏之

本週大條近遠期縮式五，銀價未動，倫敦金價漲五辨士半，美英匯兌小三分一二五，英美匯兌小二分三七五，標金漲六元八角。茲將本週情形，略述如下。

週一大條近遠期縮一八七五，銀價勿動，倫敦金價跌三辨士，美英匯兌大三七五，標金開盤為八百七十三元。起初站住於八百七十三元內外，最高價為八百七十三元五角。旋因大戶勇進，並有利空傳說，頓時直瀉至八百六十一元。俄得中央開現消息，當即回升至八百六十八元。嗣以匯市鬆硬，致復逐步盤跌至八百五十九元五角之最低價。近後趁低買進者較多，再見上漲而徘徊於八百六十元至八百六十三元左右。收盤為八百六十一元四角，較之上週六跌十二元。

週二，大條平定，銀價亦無變化，倫敦金價跌二辨士半，美英匯兌小一分，標金開盤為八百六十七元二角。當因匯市趨緊，盤漲至八百七十元以上。但不旋踵間，匯市忽然鬆濫異常，因此賣風驟盛，逐步下跌至八百五十六元三角之最低價。後有大戶買進，兼之匯市又將奇緊，遂步步上漲至八百七十一元五角。旋悉孟買銀價報漲，復一度下跌至八百六十六元左右。終以人心向上，進戶衆多，故瞬再盤漲至八百七十二元八角之最高價。收盤為八百七十二元七角，較之週一漲十一元三角。

週三，大條近期縮一八七五，遠期縮一二五，銀價仍定，倫敦金價漲四辨士半，美英匯兌小六二五，標金開盤為八百六十九元二

角。開後買氣蓬勃，即漲至八百七十四元八角之最高價。嗣因匯市甚鬆，乃盤跌至八百六十五元三角之最低價。厥後大戶傾買，且匯市亦步趨緊，復緩延上昇至八百七十四元。收盤稍回為八百七十二元七角，較之週二相同無異。

週四，大條與銀價均不動，倫敦金價漲一辨士半，美英匯兌亦穩定，標金開盤為八百六十八元二角，當時進戶踴躍，漲至八百六十二元五角左右。旋有利空謠傳，立刻下瀉至八百六十六元之最低價。惟瞬即上昇，進出於八百七十元內外頗久。嗣緣匯市漸緊，致逐步盤漲至八百七十五元六角之最高價。收盤略挫，為八百七十三元八角，較之週三漲一元一角。

週五，大條近期仍定，遠期縮另六二五，銀價又定，倫敦金價漲一辨士，美英匯兌小一分半，標金開盤為八百六十七元五角。初微漲至八百六十八元五角左右，俄頃賣戶蜂擁，逐漸跌至八百六十六元六角之最低價。但不久即步漲至八百七十二元五角之最高價，蓋由匯市稍鬆所致。嗣後市况尚平，趨勢盤旋，時上時落於八百六十九元與八百七十一元內外。收盤為八百六十九元六角，較之週四跌四元二角。

週六，大條近遠期長一二五，銀價續定，倫敦金價漲四辨士，美英匯兌小三七五，標金開盤為八百七十五元八角。開後先見下挫，進出於八百七十五元八角內外，最低價為八百七十九元三角。後因匯市頗緊，故漸盤漲至八百八十元之最高價。旋以匯市轉平，會回小至八百七十七之內。惟緣人心極佳。買風較旺，是以收盤仍漲為八百八十元，另二角較之週五漲十元另六角。

本週金市，伊始雖大條見縮，且中央銀行開進現貨頗多，奈因意阿戰爭緊張之消息，頻頻傳來，已致人心萎靡，兼以本埠匯市每易鬆硬，故反趨跌也。迨至週末，因意國態度稍緩和，人心頓時轉向上游，而本埠匯市竟亦隨之緊軟，於是金市亦即激漲矣。

以上略述本週滬上之標金市况，茲更將逐日市價及成交條額，附表於後，以便查覽。

日期	上午				下午			
	最高	最低	盤開	盤收	最高	最低	盤開	盤收
九月一日	八八四·二〇	八八三·五〇	八八七·八〇	八八七·六〇	八九二·八〇	八八五·三〇	八九一·七〇	二七、六六九
九月二日	八八三·七〇	八八三·七〇	八八六·七〇	八八八·二〇	八九二·二〇	八八七·〇〇	八九九·三〇	二五、六二七
九月三日	八八四·八〇	八八八·〇〇	八八二·五〇	八八三·〇〇			二七、三四二	九、〇八六
九月四日	八八一·四〇	八八〇·七〇	八六八·四〇	八七四·〇〇	八七四·八〇	八六八·七〇	八七三·二〇	四七、八一七
九月五日	八七四·七〇	八七八·五〇	八七二·二〇	八七三·四〇			五四、二五〇	二〇、三一四

一周間之金市 (九月廿三日——廿八日) 王綏之

本週大條近遠期縮二五，銀價未動，倫敦金價漲五辨士半，美英匯兌小三分一二五，英美匯兌小二分三七五，標金漲六元八角。茲將本週情形略述如下：

週一，大條近遠期縮一八七五，銀價勿動，倫敦金價跌三辨士，美英匯兌大三七五，標金開盤為八百七十三元。起初站住於八百七十三元內外，最高價為八百七十三元五角。旋因大戶勇售，並有利空傳說，頓時直瀉至八百六十一元。俄得中央開現消息，當即回升至八百六十八元。嗣以匯市鬆硬，致復逐步盤跌至八百五十九元五角之最低價。迨後趁低進戶較夥，再見上漲而徘徊於八百六十元至八百六十三元左右。收盤為八百六十一元四角，較之上週六跌十二元。

週二，大條平定，銀價亦無變化，倫敦金價跌二辨士半，美英匯兌小一分，標金開盤為八百六十七元二角。當因匯市趨緊，盤漲至八百七十元以上；但不旋踵間，匯市忽然鬆濶異常，因此賣風驟盛，逐漸下跌至八百五十六元三角之最低價。後有大戶買進，兼之匯市又轉奇緊，遂步步上漲至八百七十一元五角。旋悉孟買銀價報

漲，復一度下跌至八百六十六元左右。終以人心向上，進戶衆多，故瞬再盤漲至八百七十二元八角之最高價。收盤為八百七十二元七角，較之週一漲十一元三角。

週三，大條近遠期縮一八七五，遠期縮一二五，銀價仍定，倫敦金價漲四辨士半，美英匯兌小六二五，標金開盤為八百六十九元二角。開後買氣蓬勃，即漲至八百七十四元八角之最高價。嗣因匯市甚鬆，乃盤跌至八百六十五元三角之最低價。厥後大戶傾買，且匯市亦步緊軟，復緩延上昇至八百七十四元。收盤稍回為八百七十二元七角，較之週二相同無異。

週四，大條與銀價均不動，倫敦金價漲一辨士半，美英匯兌亦穩定，標金開盤為八百六十八元二角。當時進戶踴躍，漲至八百七十二元五角左右。旋有利空謠傳，立刻下瀉至八百六十六元之最低價；惟瞬即上昇，進出於八百七十元內外頗久。嗣緣匯市漸緊，致步盤漲至八百七十五元六角之最高價。收盤略挫為八百七十三元八角，較之週三漲一元一角。

週五，大條近遠期仍定，遠期縮另六二五，銀價又定，倫敦金價漲一辨士，美英匯兌小一分半，標金開盤為八百六十七元五角。初微漲至八百六十八元五角左右，俄頃賣戶蜂擁，遂漸跌至八百六十

六元六角之最低價。但不久即步漲至八百七十二元五角之最高價，蓋由匯市稍緊所致。嗣後市況尚平，趨勢盤旋，時上時落於八百六十九元與八百七十一元內外。收盤為八百六十九元六角，較之週四跌四元二角。

週六，大條近遠期長一二五，銀價續定，倫敦金價漲四辨士，美英匯兌小三七五，標金開盤為八百七十五元八角。開後先見下挫，進至於八百七十五元內外，最低價為八百七十四元三角。後因匯市頗緊，故漸盤漲至八百八十元另八角之最高價。旋以匯市轉平，

會回小至八百七十七元之內；惟緣人心極佳，買風較旺，是以收盤仍漲為八百八十元另二角，較之週五漲十元另六角。本週金市，因鑑於意阿風雲時而緊張，時而緩和，海外市況亦平靜，致極端注目之人心，逐漸淡薄，是以進戶乘機活躍。除週五突受本埠匯市異常鬆硬之影響而趨跌外，逐日均呈盤漲之局面也。以上略述本週滬上之標金市況，茲更將逐日市價及成交條額，附表於後，以便查覽。

日期	上午			下午			成交
	開盤	最高	最低	開盤	最高	最低	
廿三	八八六·〇〇	八八九·〇〇	八八三·五〇	八八七·七〇	八八八·二〇	八九〇·八〇	三五、五三二
廿四	八八六·六〇	八九五·〇〇	八八四·三〇	八九二·七〇	八九三·七〇	八九六·六〇	三五、四〇
廿五	八九六·一〇	九〇〇·二〇	八九二·〇〇	九九四·三〇			四〇、七八九
廿六	八九五·〇〇	八九七·八〇	八九三·五八	八九四·七〇	八九四·九〇	八九六·二〇	二二、三五四
廿七	八九三·二〇	八九四·八〇	八九〇·五〇	八九一·六〇	八八八·三〇	八八九·〇〇	二九、七四六
廿八	八八五·〇〇	八八七·六〇	八八〇·四〇	八八六·四〇			三四〇、二七

一 周間之雜糧 (月十六日——廿一日) 徐香嚴

星期一，(十六日)，標麥，開市尚平，旋被現麥帶好，而行販不出，囤戶問訊，乃一再飛升。遠期有業外大戶與浮戶補空爭辦，價乃更俏。計本月份大五分，十月一月各大七分，十一月十二兩月各大八分。標油，九十一月各跌一角五分，十一月十二兩月，跌五分與一角。車豆，二月份上升二分。邊餅，二月份亦升七厘半。

星期二，(十七日)，標麥，晨間承上日漲風，市形甚俏，兼因洋麥報漲，近期一度上升。後以天晴人心回定，浮多趁高了結，市乃逐平。下午又被粉市帶軟，獨本月份因現麥堅定。收價僅小二分，十二月份小五分，餘月各小四分。標油，本月份漲二角，十月十一月各漲一角五分，十二月一月漲五分及一角。車豆，二月份微升一分。邊餅，二月份上升一分二五。

星期四，(十九日)，標麥，因麥洋報小影響，人心均見趨下，行販仍無套出，而浮空亦觀望不補，故上午開價即回小三五分。但本月份午後又復回好，遠月以粉市不振，難見轉機。收市價，十月份小三分，一月份小四分，其他各月，均小五分。標油，九十一月份，各漲二角，十月十二月漲一角五分及二角五分。車豆，二月份續升三分。

星期五，(二十日)標麥，受洋麥影響，空頭競相爭補，業外圍戶，更見活潑，各月份繼續飛升，而市上金氣，尙有趨高狀態，資意阿糾紛，已經擴大，國際食糧，將受影響，定麥不獨難划，即

◆ 本周成交總數及價格表：

品名	交易總數	九月最高價	十月最高價	十一月最高價	十二月最高價	一月最高價	二月最高價
標準小麥	七〇一車	三·九二	三·八〇	四·一四	四·二二	四·二八	四·三〇
標準豆油	四、〇〇担	一·一〇	一·一〇	一·一〇	一·一〇	一·一〇	一·一〇
標準邊餅	七〇〇片	一·一〇	一·一〇	一·一〇	一·一〇	一·一〇	一·一〇
標準黃豆	一三九車	三·六八	三·六八	三·六八	三·六八	三·六八	三·六八

一周間之雜糧

徐香嚴

星期一(廿三日)標麥、因意阿風雲緩和影響，兼以洋麥與標粉均跌，故開價即回小四五分。午後近期以現麥存申不豐，且有行販散賣補空，市價又見轉機。遠期囤補兩呆，仍居軟象，結果本月份較上周末小二分，十月一月各小三分；十一月十二月各小四分；二月份小五分。標油、十一月份跌一角；十二月一月各跌二角；惟十月份反漲一角。車豆二月份小去一分。邊餅、二月份亦小一分五厘。

星期二(廿四日)標麥、上午開市，被國外市面所壓迫，近遠月一律步落。下午粉市轉機，現麥回好，人心向上，各月份一致飛升：計本月份漲一分；十一月份漲六分；其他各月均漲五分。標油

使成交，亦須增加兵險，故人心更爲向上。九月份收價，各大九分，十一月一月各八大分，十二月份大七分，二月份大一角。標油，九月份各漲二角五分，十一月十二月漲二角與一角五分，一月份猛漲三角。車豆，二月份升八分。邊餅，二月份亦升五分。

星期六(二十一日)，標麥，晨間開市後，浮多了結甚活，因獲利之多頭，均以洋麥回落爲慮：惟亦有新囤問津，跌風尙微。收市本月份小三分，十月份小二分，一二月份各小一二分，餘月不動。標油，九月十一月各漲一二角，十二月與一月均漲一角五分。車豆，二月份回小三分。

、本月份上升五分，十二月一月各升一角與一角五分，餘月不動。車豆、二月份步升六分。

星期三(廿五日)標麥、晨間已被洋麥與現麥好，午後又值粉市高昂，業外囤賣頓活，乃再度上升，九月份繼續漲五分，十一月十二月二月六月各漲，一月份漲四分。標油、因產價日昂，九十月各升三角五分，十一月份升二角五分，十二月一月均升二角。二月份又升六分。

星期四(廿六日)標麥、上午開市，已見平定，午後因坎麥報小，利物浦雖升降互見，但跌度較多，意阿糾紛又有暫呈當局之象，故人心益見疲賴，業外大戶，均觀望不動，浮多了結甚勤，收市價本月份小五分，十、十一月各小一分，十二月一月各小三分，二月份不動。標油、繼續猛升，九月份各漲四角，十一月份漲

三角五分，十二月一月各漲二角五分，二月份初次開價十三元一角回小五分。

星期五、(廿七日)標麥、因國外形勢趨賴，除近期被現貨拉往外，遠期各月，均見疲弱。業外囤戶，已在停頓中，浮多散囤，則紛紛了結。本月份交割期屆，已在停拍，十月份收價帶小四分，十一月一月各小七分，十二月小八分，二月份突小九分。標油、已見漲定之局，略呈軟化，本月與二月各回小五分，十一月月份各小一角五分及三角五分，十二月一月各小三角與二角五分。二月份亦

★本週成交總數及價格表

品名	本週成交總數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標準小麥	五九六車	三·九三	三·八四	三·九三	三·七五	四·〇〇	四·〇五	四·二八	四·一八	四·三二	四·一七	四·三五	四·二〇
標準黃豆	一六七車	二·八五	二·七五	二·七五	二·七五	二·四〇	二·四〇	二·二五	二·二五	二·四五	二·四五	二·二五	二·二〇
標準邊餅	九·〇〇〇斤											四·六〇	四·五〇

一周間之麵粉 (九月十六日至廿一日)

徐起

我國小麥產額，原不是以自給，故粉廠所需，輒仰給于國外之濟。近因查阿風雲瀰漫，而歐洲麥價頻高，影響所及，使吾麵粉市場，形勢突告緊張。故本粉市，無論其業內外人心，均同一視綫，鼓噪前進，紛紛吸收，致賣方供不應求價遂飛漲，近期越出五角關外，遠期將近七角，交易之暢，誠開本年之新紀錄。茲將逐日市況，分誌如次：

周一，東菲戰雲，目迷五色，吾人眩亂反覆，如隙中觀鬥，鳥知勝負之所在，捕風捉影，徒然搖撼市況，若即若離，益以轉移人心。今謠傳意阿有接觸之訊，匯價因如下墜，更使業內外一致沒收，市乃突飛猛進，狂漲結果，尤以十二月期為甚收市本月份漲二分

回小五分。

星期六、(廿八日)標麥、開盤後即有業外大戶問津，浮空與行販均有收補，市價乃見步好，午後以粉市上漲買氣更旺，業外大戶鑒於國際情況與洋麥高昂進胃尤濃，收市十月份大四分，十一月各去五分，十二月與一月大六七分。標油、本月份略升五分，二月份小去五分，餘月不動。車豆、二各份開盤見好二分，收市價與上日相同。標餅、二月份漲二分五厘。

。餘漲二分七厘半至四分二厘半。

周二，交易依然濃厚，人心態度仍堅，惟市與昨無甚升沉。

周三因歐洲麥價，為東菲事態而高提，美坎報價又見大漲，致粉市。為客幫及業外人儘量吸進，搖旌吶喊，近期飛渡五角關外，遠期衝破六角，蜿蜒前進，若無涯涘。

周四，物極必反，大漲小回固事之恆情。今洋麥價回，益以意阿事件和緩有望，致市場空氣，突告轉變。收盤各月份小一分七厘半，至三分二厘半。

周五，意阿爭端舉足輕重，風聲所播，物價隨之。意拒絕五國建議，幾成千鈞一髮之勢，海外麥市高提。致促進業內外之狂吸，粉價則飛黃騰達，居全周最高峯，交易暢旺，達一百三十餘萬包。結果本月份漲五分半。餘漲五分七厘半，至七分二厘半。

周六，洋麥轉軟，多頭期望失其重心，紛紛了結，市面頓形疲

弱。本月份跌一分，其餘跌半分至一分七厘半。

本周粉價高低，附表于后：

價格	九月份	十月份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一月份	二月份
最高價	二·五五	二·五八五	二·六三	二·六五二五	二·六七七五	二·六九
最低價	二·四四七五	二·四七七五	二·五二二五	二·五三	二·五五五	二·五七

### 一周間之麵粉 (九月廿三至廿八日)

徐起

謠傳，致廠方堅守，買戶狂吸，市氣急轉直上，銳不可當。成交數量達百萬包，各月漲一分七厘至三分。

本周粉市，極盤旋之能事。撲朔迷離，變幻難出。使人如墮五里霧中，莫辨所至。向以洋麥為依歸者，今又須隨戰雲而轉移。際茲國內小麥雖告竭蹶，惟存粉積厚，應付目前尚能綽綽有餘，故業內外並不重視此點，惟福新一部份停機，不免激動多頭之思。茲將逐日市況，縷述於次：

周三，麥市良好，金價復騰，買戶雖非大暢，惟南洋幫略有進取，市遂因之昂。各月份漲七厘半至二分二厘半。

周一、意阿問題，藉國聯之斡旋，人將望其化干戈為玉帛，此雖心理所懸揣，而市面竟若磁石之吸鐵，隨其驅使。近期為大量套頭牽住，勢尚平靜；遠期則大戶多頭翻空，致跌風有江河日下之勢。

周四、國際情勢今無若何變幻，雖福新一部份之停機；而存粉尚厚，實銷未暢，尚足應付目前之需要，市無升騰之望，即傾於疲弱一途。結果各月份小一分至二分之間。

周二，粉市乃初疲繼漲之象，因洋麥報小，東菲形勢暫呈擯局，故業內外心思鬆懈，市呈萎靡之象。迨聞通貨問題，又將發動之。

周五、賣氣較盛千買方，市面漸形不支，加以廠家出擋，人心更顯萎靡。收盤本月份跌二分，各月份跌三分至四分。

收市本月份小一分二五，其餘小二分二五至四分七五。

周六、為本月份最後一日，浮空抵補，市稍轉俏，遠期以廠方套售，形勢似覺和緩。本月份漲一分，餘漲一分半至一分七厘半。

茲將本周粉價高低，列表于左：

價格	九月份	十月份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一月份	二月份
最高價	二·五五二五	二·五八五	二·六二二五	二·六五七五	二·六七二五	二·六八五
最低價	二·五二二五	二·五四	二·五七	二·五九七五	二·六一七五	二·六三二五



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經紀人一覽表(下期續載)

號數	牌號	經紀人	電話
四四	德中	賀培元	九一〇五二
四三	元亨承記	朱達君	市場九一〇三九
四二	賀信	袁良奎	市場九一〇九二
四一	大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四〇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三九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三八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三七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三六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三五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三四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三三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三二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三一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三〇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二九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二八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二七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二六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二五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二四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二三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二二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二一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二〇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一九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一八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一七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一六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一五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一四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一三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一二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一一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一〇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〇九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〇八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〇七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〇六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〇五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〇四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〇三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〇二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〇一	廣源	朱靜槐	市場九一八三三

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經紀人一覽表(下期續載)

號數	牌號	經紀人	電話
四五	胡錫記	胡錫記	一四八二七
四六	國祥	楊學齊	一一一六五
四七	明大	鄒雅言	市場九五〇九六
四八	信大	郝仲隨	九一四一四
四九	大昌	吳志廉	市場九二七〇一
五〇	華成	王正茹	市場九五四〇二
五一	興中	丁志明	市場九〇〇〇七
五二	長豐盛	周毓儒	市場九〇〇〇三
五三	同慶	俞崇山	市場九二六〇〇
五四	華豐	吳禮門	市場九二二二〇
五五	承泰	陳履棠	市場九二九一七
五六	元成	胡子衡	九一三五二
五七	慎興	朱西垣	九〇二二五
五八	積記	孫慶成	市場九三三七一
五九	中興	張濟寬	九四九六六
六〇	裕康	邱偉士	九五八九〇
六一	正記	耿棟華	市場九五四五九
六二	五豐		市場九二四〇五
六三	上海通記	葉碩臣	市場九一七九六
六四	裕濟	楊啓綸	市場九四七四四
六五	年豐	趙引年	市場九五五七二
六七	乾豐	林瑞麟	市場九三三二一

上海金業交易所經紀人一覽表(下期續載)

號數	牌號	經紀人	電話
八〇	恆隆	張秉衡	九五三七二
八一	大豐恆	朱秋平	九〇四六五
八二	泗昌永	翁念勳	一六六二一
八三	鼎泰	洪利章	一七四三九
八四	大發永	王德章	一八二八一
八五	錦豐永	沈黎輝	四〇五〇〇
八六	禮昌	季之兆	九二三五〇
八七	萬興	王遠塵	一七五三四
八八	報告停業		
八九	同裕潤	呂式如	九三六三〇
九〇	益成	尤利仁	一四九六一
九一	報告停業		
九二	成豐永	陳顯華	九二八二五
九三	報告停業		
九四	天豐永	董梅芳	一二二八八
九五	恆餘	陸君福	四五五二五
九六	慎大永	包芳規	九三六八三
九七	昌升永	黃靜昇	一七三五
九八	鴻康永	范鴻甫	九一二六八
九九	鳳昌	陳曾祐	九二八七四
一〇〇	祥豐	厲松麟	九〇七九一

二二	元亨	王益昌	九一三九三
二三	行發	賈紹真	三二二八八
二四	春源永	俞鈞甫	九四七〇五
二五	協康	馬洪奎	九一三七一
二六	同益	茅家傑	一二三五八
二七	廣源		
二八	元盛水	陳炳泉	一八五八七
二九	天豐	許杏生	一六六一八
三十	福昌	李漢桐	九二三五〇
三一	瑞康	徐永煌	一四〇三八
三二	永豐	葉筠軒	一二〇三五
三三	報告停業		
三四	永利	楊豹文	一八四六七
三五	福安	邵廷榮	一四五六九
三六	潤昌裕	程顯調	一六六二一
三七	瑞興	王家俊	一六九一五
三八	報告停業		
三九	報告停業		
四十	裕成水	林宗精	一八二二八
四一	報告停業		
四二	孝昌	陳淑輝	
四三	裕豐水		
四四	恆興源	李文籍	三五三一九
四五	壬發水	賴博發	一四八三五

上海麵粉交易所經紀人一覽表(下期續載)

號數	牌號	經紀人	電話
一	元豐	丁裕泉	
二	順豐	章欽甫	北市八二四〇五
三	泰興	戈煥章	四二四五二
四	國記和	火實幹	南市二一六五〇 北市八二六二七
五	泰豐記友	吳友蓮	
六	協興	楊嘉臣	南市二一三四九 北市八二六二七
七	義成	俞謙哉	南市二三九二〇
八	慶豐	朱漢江	
九	協順記久	勞卜賓	南市二二二二五
十	五豐	朱登毅	南市二二九〇八

上海雜糧油餅交易所經紀人一覽表(下期續載)

號數	牌號	經紀人	電話
一	裕泰	徐秋霖	租界八四八三七 南市二一〇〇九
二	永大慎	李海福	南市二二四三三
三	仁記	羅福福	全裕泰
四	潤昌	黃昌怡	
五	泰興	袁叔平	南市二三〇三八
六	長義恆	唐應堂	南市二一五八四
七	勤昌	王慶昌	
八	元和昌	朱善昌	南市二一〇二六
九	聚源盛	張旭東	南市二一九五六
十	元餘	沈尚瀾	南市二二五五九

◆價目◆  
每逢星期一出版  
零售每冊五分  
全年五十五期  
國內連郵費二元  
本期合刊特價一角

◆廣告刊例◆

特等 每方吋貳元  
普通 每方吋壹元  
廣告刊登起碼大方吋  
製印版給圖價目另議  
長期刊登者特別從廉

主編兼發行人 穆藕初

總發行所 交易所周刊社

上海愛多亞路二百六十號四樓

總代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三三四號